

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補目錄 據金匱山房重定本輯出

詩

三次申字韻示茂之 四次申字韻示茂之

顧與治五十初度 以上卷一

用原韻代茂之壽元歎六十

句曲逆旅爲相士題扇 以上卷二

歸自吳門重其復來徵詩小至日止宿寒舍劇譚論文喜

而有贈

袁節母七十 林若撫挽詞

青田子五十 以上卷五 追悼劉生 卷六

再讀許友詩

有人拈聶大年燈花詞戲和二首

龔孝升求贈塾師戲題二絕句

丁菡生輓詞

以上卷八

九十偕壽詩爲張秋紹大父振吳翁作

九旬五代詩壽邵母錢太孺人

以上卷九

淮陰逢雷臣侍御五十壽詩二首

淮陰舟中憶龔聖予遺事書贈張伯玉

以上卷十

贈寒山凝遠知妄

李權部饋貂帽繭紬口占戲謝

題畫四君子圖

以上卷十一

贈王石谷

卷十二

序

大學衍義補刪序

卷十四

李香巖蕊香幢閣稿序

霜哺篇墨跡卷序

以上卷十六

龔孝升過嶺集序

卷十七

十峰詩序

卷十九

松影和尚報恩詩草序

羅浮種上人集序

普福昌上人詩序

牧雲和尚全集序

大育頭陀詩序

石夢禪師語錄小引

以上卷二十一

真贈王平格序

卷二十二

慧命篇贈蕭孟昉四十稱壽

卷二十四

邵母錢太孺人九十壽言序

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序

周義婦金孺人六十序

以上卷二十五

記

陶廬記

卷二十六

墓誌銘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誌

卷二十九

明士張君文峙墓誌銘

從祖父錢府君改葬志

以上卷三十二

侯母田太夫人墓誌銘

卷三十三

塔銘

嘉興營泉寺白法長老塔表

中峰蒼雪法師塔銘

石林長老塔銘

化城菴主悟宗墓銘

坐脫比丘尼潮音塔銘

以上卷三十六

傳

盧府君家傳

盧氏二烈婦傳

哀詞

角黍詞哀東臯氏

以上卷三十七

書

答彭達生書

與錢礎日書

與曾青藜書

與歸進士論較震川集書

以上卷三十八

與吳梅村書

復王烟客書

答吳江吳赤溟書

以上卷三十九

答含光法師書

致愍大師曹溪塔院住持諸上座書

答張靜涵司農書

再答張靜涵書

三答靜涵張司農書

再與木陳和尚書

答木陳和尚書

復天然昱和尚書

復澹歸釋公

卽金道隱

復靈巖老和尚書

以上卷四十

疏

虎丘雲巖寺重造藏經閣募緣疏

華山常住募緣疏

重建包山寺大殿募緣疏

寒山報恩寺募建大悲殿疏

白樵菴建彈指閣華嚴堂募緣疏

爲瞿稼軒集賻疏

以上卷四十一

贊 偈

長老白法琮公畫像贊 汰如法師畫像贊

印初講師畫像贊 潮音尼畫像贊

自題小贊 法書華嚴經偈

書白法老人洒病十偈

頌

書西方十六妙觀圖頌 錫山高氏白華孝感頌

送性恆比丘尼歸窆靈墟頌

以上卷四十二

題跋

附雜文

題陳南浦山曉窗詩 題織簾居唱和冊



題介立詩

題鶴如書卷

題山曉上座嘯堂詩

題淨土詠懷詩

南來堂拾稿題詞

題鶴如禪師像贊

以上卷四十八

書汰如法師塔銘後

又書汰如塔銘後

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題詞

以上卷五十

題易箋

遵王絕句跋語

題菊語

題丁菡生自家語

題丁菡生藏余尺牘小冊

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

記雲間鳳凰山修復三星堂事

書沈節母事

呂留侯字說

黃扶木字說

福先五子字辭

遵王四子字序

茶供說贈朱汝圭

書黃正義扇

書羅近溪記張賓事

書柳敬亭冊子

書捨田冊子

以上卷五十一

牧齋有學集補

三次申字韻示茂之

忠驅義感爲君親袒臂橫呼掃萬人顛倒裳衣徒有淚飛騰骨  
肉已無身三秦駟鐵先諸夏九廟櫻桃及仲春硯北老生欣草  
檄腐毫拳指一齊申

四次申字韻示茂之

髡鉗木索見交親乞食盤餐仰故人怪我頭顛頻離頸憐君目  
睫不謀身秦城北斗廻新臘庾嶺南枝放早春共笑腐儒鑽故  
紙兔園冊底頌生申

顧與治五十初度

松下清齋五十時道心畏路凜相持全生惟有長貧好避俗差  
于小病宜靈谷梅花成昔笑蔣山雲物起新思開尊信宿嘉平

臘雒頌傳家德靖詩

與治曾祖英玉公與其兄  
東橋先生並有集行世

有學集補  
用原韻代茂之壽元歎六十

誰于斯世得蕭閒兩版衡門許閉關老去風懷消淨業窮來詩  
卷老人間花深野老尋春至月白林僧破夏還莫道靈光容易  
在劫灰不盡有青山

句曲逆旅爲相士題扇

赤日紅塵道路窮解鞍一笑柳莊翁誰知天矯猶龍貌但指摧  
頹喪狗容運去英雄成畫虎時來老耄應非熊人間天眼原難  
直看取吾家石鏡中

歸自吳門重其復來徵詩小至日止宿寒舍劇譚論文喜  
而有贈

一編詩足張吾軍羶穢沉吟每夕曛豈有地深戎馬劫翻令天  
煥帝車文早時嶺放南枝雪明日臺書長至雲莫以書生笑袁  
虎策功毛穎許誰分

袁節母七十

疎籬敗壁凜風霜，彤管烏頭姓字香。  
母以斷機成孺子，兒能煮字養高堂。  
數莖白髮羞椎髻，百歲丹心表鞠裳。  
碣石已鐫銅狄徙，天留一媪挽頽綱。

林若撫挽詞

硯滴交騰穀洛波，星占不分少微訛。  
卽看大曆詩人盡，更許貞元朝士多。  
乞食飢詞兼稟兀，醉吟韻語雜婆和。  
落花行卷誅茅宅，好事誰知載酒過。

青田子五十

蕭然寄跡五湖湄，爾祖曾爲帝者師。  
忍以浮雲看世代，悲將流水照鬚眉。  
玉衣廟出晨常早，石馬陵趨夜竟遲。  
飲御歸來期盡醉，祝筵先與酌深卮。

追悼劉生

有學集補  
二  
腥風吹浪海天昏  
燧縮鯨波戰血渾  
萬里龍城沉水府  
一身魚腹答君恩  
下從乃祖良無媿  
上對先皇定有言  
南斗朱旂應在眼  
不勞楚些與招魂

再讀許友詩

數篇重咀嚼不愧老夫知  
本自傾蘇渙何嫌說項斯  
解嘲應有

作欲殺豈無詞周處臺前月常懸  
卞令祠

時寓青溪水亭介周臺卞祠間故云

有人拈聶大年燈花詞戲和二首

蕩子朝朝信寒燈  
夜夜花也知虛報喜  
爭忍別雙葩  
燈花獨夜多寂寞  
怨青娥一樣青缸裏  
無花又若何

龔孝升求贈塾師戲題二絕句

都都平丈教兒郎  
論語開章笑闕堂  
何似東村趙學究  
只將半部佐君王

魯壁書傳字不訛  
兔園程課近如何  
旅葵費誓權停閣  
先誦虞

箴五子歌

丁菡生挽詞

青簡封遺手跡新郵書訃告不盈旬銅盤辭去催長夜玉札傳來促侍宸早歲夢松成底事千年化鶴更何人立亡坐脫如彈指童耄觀河又一巡

菡生無病坐脫故云

九十偕壽詩爲張秋紹大父振吳翁作

元氣充盈在一堂眼中稀見此禎祥碧山尙齒前無輩鴻案齊眉老益莊合算耄期登二百相攜子姓軼尋常當筵何用譚軍國良士惟廣蟋蟀章

翁好蟋蟀戲故云

九旬五代詩壽邵母錢太孺人

新傳令祖母也

九十慈幃百歲臨樹槐高並玉山岑郎官宿叶孫枝茂婺女星依壽母深安樂一窩如地肺陽和五葉見天心高堂亦是彭鏗裔燕喜吾應奉雉斟

淮陰逢雷臣侍御五十壽詩二首

臘醅重碧泛深卮花覆楸枰日未移大好三分春色裏恰逢千  
日解醒時安排星海懸棋局錯列天街樹酒旗綠柳乍眠鶯乍  
嚙且扶殘醉挽長眉

跨下橋邊艤釣舟持竿傲兀擬羊裘浮雲逝水秦炎火芳草垂  
楊漢碧流靜夜香燈明寶笈諸天梵樂護銀鉤蓮花世界非關  
汝肯向昆明笑白頭

淮陰舟中憶龔聖予遺事書贈張伯玉

幕府遺民盡古丘長淮南北恨悠悠龍媒盡得神應取魚腹詩  
成鬼亦愁青史高文留劫火綠林微贊寄陽秋對君桑海繙餘  
錄老淚平涯楚水流

贈寒山凝遠知妄

二贈兄弟也凝遠處  
嚴長期而弟善畫

徵君寂寞北山空小宛新堂蔓草中今日鐘魚相應答夜深紺



殿一燈紅

支遁千年鶴不來  
趙家馬鬣傍香臺  
寒山啁晰飢烏雀  
齊向齋時授食回

李權部饋貂帽繭紬口占戲謝

蓬底水稜午未銷  
漫勞弓劍問蕭條  
敝裘難稱歐絲繭  
禿髮羞看插髯貂  
貫酒陽昌何處典  
彈冠貢禹不堪招  
緇衣皂帽眞吾有  
攬鏡依然慰老樵

題畫四君子圖

古人論畫松磊砢喜直幹  
當其放筆時蓄意在霄漢  
落落待歲寒丈尺豈足算

右松

桃竹列几筵  
次席重黼純  
剡之作箭斡  
弧矢參星辰  
允矣東南美君子  
貴其筠

右竹

梅爲南國花  
寒香絕沙漠  
所以濃桃李  
繁華遜綽約  
嬾彼嘉樹

頌不辜后皇託

右楹

糞穢塞穹壤諸天爲掩鼻芳蘭抱國香一枝自殊異懷哉晉井翁畫蘭不畫地

右闕

贈王石谷

烏目山頭問隱淪陰林席箭喜長貧畫□王宰留真跡人說黃公是後身拂水千岩爲粉本□山一畝作比隣何妨爛醉湖橋月撈得長餅付酒□

大學衍義補刪序

治本道而道本心傳翼經而經翼世其關樞統由乎學學也者人心之日月也儒者學聖王者學天存於密勿之爲性原質於上帝之爲天命流於制作見於典誥冊命之爲文章繼乎烈祖接乎堯舜禹湯之爲統系敷於禮樂播於紀綱法度質文寬猛之宜之爲治功是故帝王以身一天下之不一而治以名帝王

以身正天下之不正而學以立治學相需不啻表裏說命三篇  
次篇言政終篇則言學周官六屬勉之以學古入官卽戒之以  
不學墻面未有端治而遺學者我孔曾述大學一書爲平天下  
者法而歸之修身爲綱爲目徵本徵末其尤章明較著矣乎盛  
世道統明於上而治化自治於下季世道統明於下而治功亦  
未嘗不及于上堯舜禹湯以道法爲治法其終始典學經傳具  
載至若周武之南望三塗北望嶽鄙至無競也太公憂之以爲  
匪敬且義卽箕子無以敍其彝倫康公無以迪其明德洎乎漢  
武之世文學在御武將在邊燦乎烈哉仲舒傷之以爲匪中且  
和卽汲史無以効其仁義平津無以揚其光大自古帝王敬義  
中和之學不傳一變爲西京之句讀再變爲東都之標榜累變  
爲建安之麗則江左之玄談甚至原道復性之有書不能息風  
雲月露之浮豔古學蔑如矣宋治近古藝祖覽乾德之鏡曰宰

相須用讀書人趙韓王雖非儒臣猶知佐太平須用論語嗣後  
名儒蔚起於此見宋之道統在下而其權未始不在上自僞學  
禁興以紫陽之醇儒立朝不過四十日理宗雖崇尚儒術得真  
文忠輩而不能用於此見宋之道統始焉在上既又未始不在  
下文忠在端平初由福州召入戶部尙書進大學衍義是書不  
進於紹定二年而進於端平元年惓惓致望於邇英崇政延訪  
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而竟不得實効主臣相知歎惟難哉  
顧是書未大効於宋而顯於有明高祖從宋濂請書兩廡之壁  
著評論之辭世宗朝儒臣進講是書爲之賜金幣賦詩章洵乎  
君天下之律令格例在是也真文忠主言理丘文莊補之以詳  
乎事其請於上曰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自時厥後欲  
求所以黼黻皇猷綱維世道寧外是哉今天子尊經顯道勅是  
書頒行庠序出論鄉會聖作物覩表建景從於是漕撫大中丞

蔡公留思正學兼修政教得廬陵聶子大學衍義補刪一書偕諸同志鐫校流傳既手弁簡端以闡揚道法治法之關楨經經緯史理無不貫事無不通矣辱問序於余余不敏無能爲是書表章而竊願爲學者加鞭策也學者誠有志於是書請如田何之治易韓嬰之治詩江都相之治春秋馬融之言禮勒爲一家言以著一代學術之正旁通乎兵農水利算數曆法如高密通德之教河汾王佐之訓湖學分署之法以全乎士子之明體適用奉此以揚於王庭若申培之以片言悟主賈董之以治安天人發策范武子之力闡玄虛程正叔之責難講席以正乎斯道之經術經世陶埴天下光贊洪業斯蔡公之志也文忠有言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亦聶子之志也愚嘗竊論之非紫陽不能爲大學補傳非建安不能爲大學衍義而非瓊山亦不能爲大學衍義作補茲編芟煩舉要蓋與王充之問孔楊

雄之僭經大有間幸遇聖神在御百度維新中丞秉政伊始綱  
舉目張與文莊所列治平之要達達脗合復偕諸君子躬日月  
之際原本誠正仰佐治平誠盈廷師濟千載一時蘇軾曰藥雖  
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是書固古方哉得此以敷於上下吾  
道之天不夜斯文之日再中余雖老憊猶將擊壤而歌之

李香巖蕊香幢閣稿序

國初金華宋文憲公承黃晉卿吳立夫之緒學蔚爲大儒嘗入  
仙華山爲道士飽繙道藏而其生平閱釋藏者凡三故其文源  
本洙泗參同釋玄爲一代文章之祖自時厥後儒者或以博學  
有聞而旁通二教者鮮矣吏部郎香巖李君以春秋起家架學  
飛才馳騁當世於書無所不窺以其間徧閱二藏控空空於釋  
部覈玄玄於道流而折衷之以歸一於儒曰六經注脚於釋曰  
無法可說於道曰無名天地之始懸解朝徹自得於筌蹄標指

之外其爲文辭演迤負含橫見側出往往遇異人游異境述異  
事談異緣破俗士井猿之疑發小儒醯雞之覆使人耳目回易  
魂魄互居殆有非尋常名教崖穴所得而轄束者惜其遭時  
不若金華立於開天神聖之朝得以黼黻三教潤色皇業迴翔  
郎潛身爲遺老而徒以偉詞鴻筆塗藁醉墨託寄於虞初諾臯  
之間此則可爲三歎者也然余又有以爲李君頌者君本椒塗  
外家盤根僊李蓋慈聖皇太后之諸孫也慈聖發祥沙麓流虹  
繞電四十年母儀天下君以近屬子姓被服儒素超然於綺襦  
紈袴之間含章挺生非偶然者漢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  
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而和憲后謂貴戚之家溫衣美食乘  
堅策良面牆術學不識臧否今慈聖之宗有如李君者出焉則  
豈非本朝三百年後宮陰教度越前古珩璜琚瑀之訓自六宮  
以覃九族而能然者與

霜哺篇墨跡卷序

國家旌門之制昉於有唐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圻以白而赤其兩角使觀者回心而悛行焉其風厲甚廣也世道交喪旌典缺遺論門閥焉限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鄉里婦孺截髮削鼻而不得與於崇臺綽楔之褒者多矣於是吳門袁子重其愍其母之苦節不獲聞於當宁徧乞海內賢士大夫之言以表異之以爲烏頭雙闕旌在一時不若彤管之詞區明風烈可以垂窮塵而敝天壤也袁子之心良苦其所以旌其親者可謂至矣假令袁子居今之世乘時藉勢變奇成偶黃金橫帶青絲絡馬拜其母於堂下其母不爲狄梁公之姨則爲姚榮公之姊引裾奮袂唾而棄之於養志乎何居今袁子布衣蔬食傭書問字年齒未衰儼然如遺民故老每采一詩乞一文歸而莊誦母旁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介之推之偕隱穎封人之錫類何以異此袁



子之所以旌其母者亦袁子之所以自旌者也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袁子可謂白華之孝子矣觀斯編者無忽乎袁子之自旌者則可也

龔孝升過嶺集序

讀孝升先生過嶺集者咸以韓蘇二公爲比余考其時世參而論之則亦有不盡同者今夫韓之於潮蘇之於儋皆以貶謫行衰病入瀧負擔渡海鱷魚之與侶而桄榔之與居皆不勝旅人遷客放流憔悴之苦孝升之過嶺也奉尺一之詔持英蕩之節州邑長吏負弩矢前驅元戎連帥俛首鞞袴俛立道左龍戶扶旌馬人挾轂此孝升之所有而韓蘇之所無也越三湘渡五嶺天水相圍颶風撞捩扶胥黃木僅指一髮蓋海旌幢連天觀閣占規外星辰之磊落食章舉夾柱之瑰異此古今之所同而韓蘇與孝升之所偕有也韓子之詩莫奇於瀧吏南食諸篇蘇子

瞻海南諸篇子由謂馳騁從之常出其後孝升過嶺之詩亦然  
學富則使物皆靈才老則攬境卽變山厲水屈則昌黎鬪其梟  
兀天容海色則眉山並其澄閒此孝升與韓蘇之所同而世之  
騷人詞客刻畫盡氣不能追步其後塵者也然而有大不同者  
蘇子渡海在遲暮累躓之後和陶之詩思以桑榆末景自托於  
淵明去買田陽羨蓋無幾矣韓子贈元協律自謂不知四罪地  
豈有再起辰潮州謝上之表至以封禪告成爲勸蓋其憂患熏  
心生平用壯邁往之氣僅有存者若吾孝升以地負海涵之才  
當日升川至之候風雨發於行間雲物生於字裏輶軒弔古輶  
車覽勝燈炮酒闌筆酣墨飽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穹龜長魚距  
躍後先南海之百靈祕怪恍惚涌現於篇什之中蓋韓蘇之乘  
者暮氣也孝升之所乘者朝氣也韓蘇崦嵫濛汜之日也孝升  
扶桑禺中之日也才有壯老節有盈縮而詩之意匠聲律從之

蓋有使之然者也後之君子讀過嶺之詩比量古今同異之間  
深思而自得之無以易我言矣孝升使事畢枉道曹溪致瓣香  
於愍大師肉身賦詩皈依願與子瞻同結南華之緣而深以退  
之留衣大顛終老崛強爲可恨張燕公有言願寄無礙香隨心  
到南海余與孝升心期在是他時志曹溪者將有徵焉而茲固  
未能備也

十峰詩序

梁溪言理學者必推顧高兩先生顧有理學者未必有氣節有  
氣節者未必有文章兩先生於理學氣節文章三者實兼之其  
激頑振懦有功世道人心匪小礎日子生其鄉能不聞風興起  
自拔於流俗矣乎礎日恂恂儒者琢磨道德礪名節爲文原  
本經術駸駸登作者之堂奧而撤其藩籬不居然以理學氣節  
文章自命歟昨者礎日自梁溪來訪余於半野堂贈以長律六

十韻鋪張揚厲藻績滿眼旋出其平日所爲十峰詩屬余叙余  
讀之目瞪神動喟然歎曰嗟乎此可以知礎日之人也已礎日  
爲理學氣節文章中人故其爲詩也志意發越元氣盤鬱粹然  
一歸於中正昔師乙論聲歌調寬靜柔正者宜歌頌廣大疏達  
恭儉好禮者宜歌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礎日以其所  
宜發而爲詩其爲直已陳德可知也虞書曰詩言志詩者志之  
所之也而要自直寬剛簡出之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  
比曰興曰雅曰頌所謂三經三緯也而必以六德爲之本礎日  
之詩有一不出於德者乎吾見其詩不一種正言寓言率皆象  
指如意而於忠孝節義綱常名教之大蓋三致意焉礎日豈爲  
此迂辭以欺天下後世耶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也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也言陰陽始際會之歲於此  
有變改之政也夫詩本以正綱常扶世運豈區區雕繪聲律剽

剝字句云爾乎昔者李伯藥見文中子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以爲序而文中子不之答也此其故惟薛收知之若曰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辨得失夫子之論詩者如是今之人不知詩學營營馳騁於末流宜爲文中子之所棄而亦薛收之所不取矣礎日其庶幾有合於論詩之旨也哉嗚呼詩道大矣非端人正士不能爲非有關於忠孝節義綱常名教之大者亦不必爲讀礎日之詩以觀礎日之人礎日其真理學文章中人也願礎日自愛且自勉以無愧兩先生也謹序

松影和尙報恩詩草序

余少喜讀龍湖李禿翁書以爲樂可以歌悲可以泣歡可以笑怒可以罵非莊非老不儒不禪每爲撫几擊節盱衡扼腕思置其人於師友之間已從袁小修游備悉其爲人慈祥易直疎節闊目約略如吾輩盛壯坦率未曾學問時然吾輩一涉世故少

知學問枝葉煩紆不能遂其本懷禿翁老而好學涉世日深素  
心遠性未嘗少改斯其所以異也往遊長干與松影麟和尚邂  
逅寒風朔雪中余方箋注首楞松師料理修藏交相勸發有法  
乳之契久而與之處雄駿闔朗舌有鋒而頂有燄余心好之謂  
曰公楚人也豈嘗遊於龍湖熏染禿翁之流風而爲其後身與  
頃見其報恩詩草則益奇今世多詩人裨販數十聯排偶設壇  
立墀作大詞宗又多禪人剽掠數十則公案鋪眉苫眼號善知  
識松師遇此二人便可如無厭足王以如幻解脫一切割截焚  
煮而爲說法若其離奇輪囷神頭鬼面欲歌欲哭可笑可罵雜  
然迸溢於心口而不自知者余之讀之宛然昔年讀禿翁書盱  
衡擊節流涎滿口而已而亦烏知其所以然哉余老歸空門少  
年習氣磨洗殆盡戊戌歲與覺浪和尚劇談舉揚在龍湖時與  
梅長公諸人夜話笑語和尚安所得麻姑長爪爬我背癢邪今

得松師詩益掉舉不自制十餘年寒灰古井遏捺功力爲二師  
一往根撥所餘無幾嗟夫禿翁浪老皆不可作矣茫茫塵海爲  
我發風擊浪增長習氣者獨一松師耳報恩塔前燃燈放光會  
當與師頂禮懺除拊手一笑姑書此以識之

羅浮種上人集序

余爲木陳山翁序其文集援引妙喜老人忠君憂國之言將以  
諗當世士大夫如有宋之張德遠子韶者有客見之舌吐不能  
收曰安得頂戴壞衣糝髮而詆譏士大夫余隱几不答惘然而  
去已而一靈種上人持浪杖人書來訪出其詩讀之歎曰此非  
少年上人耶何其詩之似山翁也上人爲華首和尚之孫腰包  
重趺出羅浮萬里訪剩和尚於千山不得達歸而歷神都望靈  
廟感激偪塞啜泣爲詩嗚呼銅人之泣漢也石馬之汗唐也楚  
弓魯玉於世外之人何與浹月之間得兩山翁焉何禪者之多

人也上人之詩出壞衣髥髮如山翁輩流者固將聞空谷之足音蹙然而喜而向之吐舌不收者又將如爰居之聽鐘鼓震掉而不食嗚呼其可歎也日者余徵愍山大師遺文於曹溪華首和尚撻椎集衆以余書普告而集之付殺青也陳秀才方侯放筆浩歎鬚髮頓落余嘗舉似浪杖人謂廣額屠兒之放屠刀陳方侯之放筆其爲放下一也今將重問杖人方侯放筆而爲僧師拈筆而作詩一放一拈又何以異以是詩句舉揚妙喜忠君憂國一點熱血使百千萬劫忠臣義士種性不斷卽是佛種不斷則種師之筆管與屠兒之屠刀說法熾然有何差別余向者啁噍之緒言如磬音劍映付之一笑而可矣上人歸侍杖人且將游天台太白參山翁諸老中宵後夜星河易轉烟蓋停氛燈帷靖耀間爲趣舉其詩兼以吾言告之斯世之爲德遠子韶與諸公水乳者必多矣他日再見眉毛厮結其有以語我已矣



普福昌上人詩序

普福昌上人少歷講肆精心白法以其餘力爲詩輕清宛約不欲使塵容俗狀吸入筆端余見而喜之余觀晉宋以後道人開士詩頌流傳一章半偈皆伽陀也皆字母也此則書家之科斗畫家之史皇今之釋子知此者罕矣唐之詩僧莫盛於杼山禪月杼山晚居東溪放棄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我將放汝各歸本性彼將視詩句牽勸爲何事乎禪月以一劍寒霜之句脫屣吳越晚年上蜀王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視雄藩霸主眇然如海鷗野馬其肯雕章琢句以榮名利養爲霜雹乎豈惟兩公哉靈一清江之徒吳融謂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者皆真僧也皆真詩也昔人言僧詩忌蔬笋氣忌蔬笋之氣而腥醲肥厚之是嗜僧之本色盡矣詩於何有司空表聖有言解吟僧亦俗而况其未必解乎吾謂世之爲僧者知所以

爲僧而後知所以爲詩爲詩僧者知所以爲詩之僧而後知所以爲僧之詩劉夢得曰沙門華言離欲也離欲則方寸地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而遣乎聲律然則爲沙門者固未有不能離欲而能工詩者也三毒柴其中五蓋纏其外浮根淺智螢光熠耀用以邀聲譽聚徒黨鄉令中宵後夜香銷燭擡星河易轉夜氣乍回彈指而歎撫心而語有不心毛俱豎怖淚交零茫然喪其所懷來者乎有能聞余言而思思而悔悔而求其所以爲僧爲詩者向所謂蔬笋之氣不離本色者其應病之藥乎如其不然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人非以詩僧自命者也因以其詩來請遂舉吾之說以告之并爲其序

牧雲和尚全集序

牧雲和尚門公吾里中張氏子住近城東坊橋去吾家一牛鳴地耳少依破山洞聞乘公落髮披衣乘公知爲法器久之參天

童悟公大事了畢提正法印七坐道場拈椎說法如雨如雲所  
著語錄別集流布叢林蔚爲武庫而虛其首簡曰必得牧齋老  
人爲序余益深愧之余老矣盤回教海中目不假給諸方語句  
堆案塞屋曾不能寓目若其機緣交激箭鋒鞭影非點胸刮膜  
之人未能勘辨也而余何足以知之然余則有以知公矣破山  
自乘公順世鐘魚寂寥公旣出世別炷瓣香而終不忘法乳秋  
老木脫影堂蕭然燃燈掃塔每低迴不忍去此與夫親承餅鉢  
倒戈操刀自謂大象不由兔徑者可同日語哉日者宗風熾盛  
徵召四出條衣襲蓋於只孫軍持交加於服匿遂使獨足失通  
聲聞破定向西而哭者有之不顧而唾者有之公補衲竹杖訪  
我草堂焚香晏坐凝然竟日不知江村竹杖外有何世界不知  
丈室明燈外有何熱腦語有之欲得茗華之孚尹請徵諸垂木  
欲得道人之所詣請徵諸眉睫吾觀門公之眉睫栩栩然落落

然雖不起於座以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猶蛄蜺之轉於丸中也而况其他乎由此觀之凡集中語言文句如瓶瀉水如橐鼓風如虫蝕木偶然成字於公何有哉人之得公也以其文章而余之得公也以其眉睫是則余之知公已矣或曰子不讀門公之文乎拈大悲閣記廣有妨難礎椎不少假子何易言之也余曰東坡先生深達實相門內人也故不難於礎椎余非識佛法者也言之安得不易東坡書孟德傳後以爲虎畏不懼己者今余放論門公之文不以礎椎爲恐豈非東坡所記雲安小兒遇虎於沙上而遊戲自若者乎或者解頤而去

大育頭陀詩序

往余在南京得大育頭陀詩語顧與治曰此人於詩壇無名余喜其翩翩自逝牧馬人歸夕陽影報鐘僧打過潭聲鷗惟空闊無他戀燕亦炎涼別處飛今之有名籍甚張鱗競爪者恐未能

有此逸句也與治笑而不答余採其詩數章列吾彙集每爲人誦之今年江山夏與先選刻其詩百篇其友陳菊人爲其序曰頭陀少負雋才名噪諸生每思效陳湯傅介子班超馬援揚旌秉鉞立功萬里之外國變後嘔血數升卸去衣巾詠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隕北風中之句輒縷縻被面久之往來秦淮親見春柳宮牆銅鈿荆棘呻吟夢囈發爲聲歌其忠孝大節較然不欺如此頭陀之詩世不乏鍾子期老眼無花益沾沾自喜也頭陀詩山居二十首最佳鮮妍清切駸駸得劍南句法衰望巢居老囑家祭亦有放翁之遺忠焉少好清律晚而歸心西方取雲栖淨土文譜爲琴曲浪杖人每爲傾耳如迦葉聞那羅奏樂誕散不能自持無幾何坐脫以去頭陀語余於外調好彈離騷每一動操牢騷哀怨噴涌發作於十指中燈靜月白鬼神來聽有風肅然如聞歎噫成

連移情於子春鮑靚通靈于叔夜非寓言也頭陀既誓願往生  
于此世界中百年棋局猶未能舍然若是其爲人不僧不俗非  
凡非聖吾無得而相焉李鄴侯居衡山聞殘師中宵梵唱其音  
先悽宛而後喜悅曰必謫墮之人殆將隱矣頭陀豈其人歟

石夢禪師語錄小引

龐居士訪丹霞拈起土幞頭曰恰似箇師僧士拈幞頭安霞  
頭上曰恰似個俗人祇如今牧齋老人不會參禪不會說法不  
會做詩不會拈語錄鎮日住三家村裏破飯羅邊脚波波地口  
喃喃地恰似個曾戴幞頭的和尚石夢大師又會參禪又會說  
法又會做詩又會拈語錄忙來便開堂示衆一般鼻孔撩天閒  
來就拈韻哦詩到處落紅滿地恰似箇不戴幞頭的烏紗請問  
諸方長老四衆學人者此公案如何判斷豈不見莫將尙書謁  
晦堂心觸鼻觀有省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

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原在鼻尖頭咄咄此義文長付在來日

贈王平格序

丁酉之陽月余在南京豫章王于一介一士以見曰此秦人王天佐字平格者也余驚而喜曰是嘗爲杜蒼略敍史論者耶余以爲古人也而今猶在耶坐而言貌古而視端修然自下知其有道而文也讀其所贊文字開卷得贈孫子序其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春秋之大指明王道扶世運春秋未作則詩其春秋乎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經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始內通書召陵之師大服楚此采芑之卒章也余深惟其指意撫卷太息者久之旣而告之曰昔者管仲相齊桓公經營方內憤周室燬于犬戎而急其病燕故曰北伐以燕爲主始會諸侯受侯伯之命卽有事于犬戎踰太行刺令支斬孤竹懸車束馬老師失

道懂而告成事春秋大之特書其事曰齊人伐山戎齊侯來獻  
戎捷此則采薇出車薄伐太原之成勞也北征既定邢衛忘亡  
然後乃興江漢之師終膠舟縮酒之問考夫子之緒言復按春  
秋之書法微管仲之褒被髮左衽之難其爲戎而不爲楚也明  
矣炎漢之世漢南空幕單于入朝一匡之烈大著魏武征烏丸  
三郡涉鮮卑庭猶齊桓之餘威也春秋大書特書指事實錄作  
配小雅非山戎之役而誰雖然王子蓋有爲言之也春秋之教  
屬詞而比事屬詞于楚所以比山戎也詩曰蟋蟀在東莫之敢  
指莫之指者指之尤痛者也信王子之深于詩春秋也詩之教  
有唐而後其變滋甚學士大夫端拜肄業諷詠夫周道禾黍山  
榛隰苓之篇什藐藐已爾三家之子一闋之市雒誦玉衣石馬  
玉魚金盃之章無不頓足也驟歌玉臺冬青蘭亭玉匣之句無  
不拊膺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今將曰春秋亡而後詩作



也居今之世詩與春秋其亡乎其終不亡乎吾子則何以定之  
平格拱手起立欲有所更端而未果余曰復坐吾終語子春秋  
之山戎杜預以爲北狄也肅敏挹婁白山黑水皆是物也茫茫  
禹跡蕞爾一隅雜種殺氣數十年不衰止儒者雅言元運會世  
未有能推言之者也車攻邈矣齊桓之懸車束馬毀車敗狄之  
前事也魏武征烏丸出盧龍經白檀東指柳城約略用齊桓故  
事其方略如何余老矣無所用之矣吾子與于一其不可以弗  
識平格蹙然起曰日旣旰矣侍于先生欠伸而視日可以出矣  
請辭而退

慧命篇贈蕭孟昉四十稱壽

自吾友伯玉西歸而海內文章性命之友盡矣孟昉惇篤風義  
不愧伯玉猶子去年訪余江村丰容咳唾如見故人余爲嗚咽  
沾襟所謂喜心翻倒極也孟昉年纔四十彼都人士莊事之如

先生長者於其生辰胥往執爵稱壽毛子子晉來請曰四十稱壽禮乎夫子其何以致辭余曰子以爲必六十若七八九百歲而後爲眉壽乎余則有以壽孟昉矣昔者紫柏和尚愍佛法垂秋刻大藏爲方冊以便流通爲末法衆生續佛慧命經始七十年未告成事伯玉微子晉諸善人發願歲事迄今且三十年伯玉往矣而孟昉擔荷之志不衰此吾所日月以幾也嗟夫流通大法續佛慧命此後五百年甚難希有之事也而况於佛日熹微法幢頽壞盲禪狂奔魔外交訂之日不尤難乎又况於金輪匿照龍藏失守貝多凋殘華鬢萎瘁之時不尤難乎又况於劫灰飄蕩金鐵莊嚴劍葉爲林須彌拍碎之期乎於斯時也而以搆柱法門補綴藏典爲廣大之誓願我知其人是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開諸佛心演如來藏紹菩提種爲諸佛菩薩所善護念付囑何疑之有佛諸大弟子如舍利弗須菩提輩皆曰

慧命慧命者以慧爲命也凡夫人以年壽爲命菩薩以佛慧爲命也又曰長老有長人之德故曰長老如稱先生未必秀眉皓背也衆生住惡濁世界背佞佛法違遠教乘如入墨穴如墮瘴海如是之人雖如阿私陀生長壽夭不得見佛□法又如鶴鷄仙人化導其徒經無量三千歲以佛眼觀如蜉蝣日及耳佛法中如慧命須菩提未必以年高稱長老如文殊善財諸大菩薩皆云童子亦未必以稚齒爲童子然則孟昉以四十稱壽不亦可乎以是誓願廣而行之以一人續千萬人之慧命以一時續千萬劫衆生之慧命孟昉之壽不已長乎余之爲孟昉稱壽不已多乎吳人生辰爲壽徵笙歌製屏幃多宰殺以供長筵余年六十子晉爲伊蒲饌供養貫休羅漢像梵誦竟日吳人至今以爲美談今于孟昉生辰當與子晉散花供佛遙祝如故事他日法侶善友住世久長者皆可援以爲例亦吾輩續佛慧命之一

事也歲在戊戌率月之八日虞山通家蒙叟謙益再拜奉祝

邵母錢太孺人九十壽言序

邵母錢太孺人者吾邑邵進士薪傳之祖母也太孺人今年壽躋九十其二子伯七十三仲七十二而薪傳之子亦既抱子矣薪傳登上第奉觴節過家爲太孺人稱壽三事大夫以逮桑梓朋好咸作爲歌詩以侑萬年之觴薪傳誇詡盛事釐爲三集而屬余序之夫介壽而屆百齡具慶而及五世吉祥善事太和元氣側出於陵谷遷改石立土涌之餘豈徒然哉西晉時有謔母者潛修至道有真人降爲其子自稱孝道明王告母以修真之訣其後吳猛許遜詣母授法許遂以淨明忠孝領玄枵之野爲高明大使至今銅符鐵券傳靈寶祕法者以謔母爲宗謔母則以孝道明王爲宗神仙忠孝豈有二道哉太孺人貞順慈惠佩珩璜琚瑀之德薪傳父子白華朱萼潔白顧養雍熙之軌萃於

一門安知邵母之非謚母非如吳許之流傳孝道之教法爲度世之梯楫者乎吾聞孝道之宗天真所盟授者居日中爲僊王居月中爲明王居斗中爲孝弟王以余觀於邵氏不出家人婦子蔀屋堂戶之間而母爲賢母子爲孝子孫爲慈孫炳然如日月灼然如大斗有目者皆望而知之豈必入景浮空遼遠而求之也哉諸公爲太孺人稱壽備矣吹玉母之玉瑄彈三元之靈璈琅琅乎九奏八會之音也若夫原本忠孝討求靈寶推明明王聖母之道以託化人間則非余老人侶樵陽而啓石函其孰從而知之

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序

吳母徐太孺人者侍御振雅公之女都諫虛堂公之婦贈給諫孟登之妻給諫幼洪之母也都諫在萬曆中以力諍國本削籍事在國史太孺人爲新婦時已習知先朝諫臣伏蒲折檻故事

孟登早世以舊德流風訓厲諸子幼洪聿念祖德亦以諫垣顯名當世太孺人八十設悅之辰獻頌圖祝壽母者金章玉軸照曜樽俎良無待于余言而余與幼洪同官南都十六年來驚魂噩夢有未敢以告人者今請取次臚陳爲太孺人獻一觴其可乎幼洪起家爲衢州推官廉辦強直數觸決大獄當弘光帝新立擢兵科給事中南渡伊始視天下事猶可爲盱衡抵掌抗章封駁要人皆目攝之而未發也左寧南在鎮數飛章規切時事謂上不應信任奸邪崇要典翻案負先皇帝宗社重寄一旦擁兵南下執詞陳義以清君側爲名師甫出而身死羣小猶骨驚也幼洪接塘報緣江剽掠者方國安之遊兵非左兵也疏請下詔撫慰罷戰勿令兵絃不解而失備於北牧於是德清新參攘臂彈劾謂左良玉稱兵犯闕大逆不道吳适徇私護庇應與同罪而大獄遂蜂起矣先是新參羅成御史白簡抗辨坐余主使

欲陷以不測賴先皇帝聖明得免而御史所彈事下浙省按驗幼洪奮筆定爰書皆有狀新參深銜之遂乘此并中兩人疏謂左兵之來有聞之欣欣喜色者良玉死有愀然不樂者是爲吳适之大主盟蓋專指余也羣小以幼洪爲網謀盡殺東南士大夫異己者凡三十餘人而余爲其首北兵渡江獄乃得解不然者摩厲以須西師之及吾刃將刺矣當南都獄急時太孺人倒衣廢食禱神祇呼祖宗不知刀俎煎逼如此之亟也卽幼洪在請室但自知執諍封疆觸迂當路不知引繩批根如此之深而覆巢殺卵如此之毒也物換星移痛定思痛如鬼國之遄歸如墨穴之旋出旋目而思之猶爲之毛髮俱豎長筵開壽觴舉幼洪偕其兄二洪斑衣黑頭承顏遶膝斯真可以侑一觴也已太孺人與幼洪追理前事排場粉墨戴頭假面視當筵爲何如觀伎兒之走索跳丸可以喜觀佞童之倒投隕絕可以愕觀越人

之吞刀厭虎可以思於是乎樂終宴畢太孺人逖然深省命諸子遍拜賓客以無忘抑戒也余敢無一言以退嗟夫劫運促數殺機隳突太孺人母子脫離氛祲保養天和余亦以八十老人偷生視息相從於北堂也皆惟是仗因託緣受佛加被相依於大圓鏡中用以盡年保生而不自知幼洪昆弟稟承慈教歸心度門自今以往日夕以禪悅之食飯太孺人日夕以聲聞之酒飲太孺人使太孺人不出閨門而登佛國然後知十六來年驚魂噩夢皆我佛國悲憫堪忍衆生而假是以調伏也其爲太孺人壽也不已多乎楚茨之三章曰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此小雅之嘏辭也余竊取其義以神天廻向佛恩而推言其故以致報於太孺人也如此

周義婦金孺人六十序

崇禎丁丑烏程當國朱撫寧抗疏擊之吳門周君連城以文章



聲氣爲撫寧上客實爲擊節愆患奸人上變謂連城爲余通賄  
嗾撫寧上疏金吾媚子鍛鍊文致逼連城口招殺余拷訊促數  
五毒備至連城昂首伸眉引義抗辨且笑且詈詞不少屈羣奸  
不能殺余而歸怨於連城斃之杖下長安士紳歎泣惋惜相與  
醵錢歸葬余叙其遺事比於貫高戴就於是周義士之名滿天  
下矣連城旣沒其婦金孺人守其墓廬一女遠嫁不通聞問形  
影相弔齏鹽不給誓不肯扣門乞憐遺羞地下吾內子聞之曰  
豈可使賢明高行齋志立槁亟遣人迎歸相依數年清齋禮佛  
行止有常訾笑不苟內子乃歎曰真義士妻也去年偕歸虞山  
訪知女歸林氏母子相見攜抱痛哭其女誓終身奉養歲時醮  
奠其父孺人自此方有歸寧之地而春秋已六十矣歲在壬辰  
中秋前之一夕其誕辰也內子曰不可無一言以爲壽余惟連  
城以文弱書生遭同文之獄受連染之冤血肉模糊身世狼籍

已而旅魂淺土血嗣斬然煢煢孤嫠天荒地老此真生民之無告荼毒之極哀也日月逾邁陵谷變遷烏程之凶鋒毒焰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連城家寡妻弱女母子相依三尺之墳土依然一盂之麥飯不缺杖老紅婦過從慰勞訪問舊事傍皇歎息且有追恨權奸戟手唾罵者人心不死天道必復設輓之日其亦可以拭淚拭面薦其女之一觴也已孺人自遭家難誓斷葷肉皈依三寶自今以往年壽日高精進日恪爲淨土正信之侶宜無疑也往生之書載宋時常熟陶氏寡居夢梵僧授彌陀經覺卽能誦誦經時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張幌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其神異如此孺人僑居吾邑聞陶媪之事自當專禮彌陀一心念佛往生淨土決定不虛佛法自度度人以念佛功德攝受其夫俾連城生前英風俠氣冥冥之中得以消歸寂光迴向淨業亦事理之必然者也吾之祝孺人如此其視世

間一切生辰爲壽巫祝頌禱之詞不亦多乎

陶廬記

顧子伊人得宋刻蘇長公所書陶淵明集藏弄齋中晨夕吟諷名其處曰陶廬而請余爲記今世隱約之士俯仰無聊哦幾篇詩種幾叢菊咸以柴桑自命殆長公所云陶淵明一夕滿人間者此不足爲伊人道也余觀王子年拾遺記後漢田疇奉劉虞命奔問行在得報還虞爲公孫瓚所害疇慟哭墓下臥於草間忽有人道劉幽州來旣迎而拜相與進雞酒共言平生之事謂疇曰子萬古之貞士也奄然不見疇亦醉醒子年謂疇事死如生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淵明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淵明之與子春蹤跡懸矣其亦有如子年之云曠世而相感者乎子春雖不克爲幽州復讎卒能運籌盧龍

躡烏丸斬蹋頓少展英雄之畧伊人讀古人書負當世之志其  
在今日自分較子春何如悠悠斯世世道變喪淵明之嘆百年  
吾以爲朝華日及耳居陶廬之下誦擬古之詩夙駕當往非商  
非戎我知其有慨然而太息者矣余近有病楊詩云無終路阻  
重華遠只合南村訂卜居近局諸人共相吟咀於伊人之意或  
有當也遂書之爲記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誌

明五經進士者嘉興譚貞良字元孩登萊參政贈太僕卿譚昌  
言之第四子少穎異讀書日數千百言以貢入國學崇禎壬午  
癸未用兼通五經得舉先帝奇其制策擢二甲第一人弘光卽  
位授禮部精膳主事副考廣東自越入閩官至兵科都給事中  
加太常卿病卒於軍屬其子曰我死題墓石曰明五經進士譚  
某之墓嗚呼國家用五經取士羅以天網科得三百人焉不可

謂之少也循其名責其實如何謂通五經如何稱進士科科得  
一二人焉不可謂之多也君以藐然書生擔荷百年臣子萬古  
綱常之重寄窮形盡氣之死致命如君者斯不愧明進士斯不  
愧五經進士也宋元之末舉進士科者宋末稱文天祥榜進士  
元末稱李黼榜進士士之爲制科重如此君豈非本朝之文李  
乎重制科者稱曰譚貞良榜進士誰曰不然君典試陞辭二日  
而南都陷絜家走松江與夏允彝陳子龍李待問共議拒戰度  
不可支慟哭譙樓誓死訣別旣而李城守死夏陳先後赴水死  
此四君子者皆崇禎進士也書譚爲五經進士屬詞比事則夏  
陳李有同詞焉國家養士恩深易名改葬他日將有徵於此君  
卒平和軍中實戊子歲六月二十八日年五十卒數日行在使  
者賈督撫行少司馬命至焚黃柩前周視營壘嘆泣而去庚寅  
春孤吉璉間關扶輓權厝郡城北之朱橋謀於先友泣血而請

余銘昔陳同父作中興遺傳序謂龍可伯康趙九齡次張後皆無聞豈喪亂之際皆死於兵抑亦有所奮而不能成也余每讀之撫卷流涕今夏陳輩死江左昭灼耳目而君死海閩窮髮地奏報闕如山河寥闊中原豪傑能無伯可次張之遺恨乎秋牕寒燈縷閱事狀如覲鬚髻如撫視含謹捫淚執筆略書其概而揭之以銘感歎之不足故長言以哀之詞曰

月波靈氣鍾文昌五經熟爛串肺腸揮毫射策五緯光重瞳嘆嗟撫御牀延秋門上烏啼忙焚宮撤廟墮天閭冒絮蒙頭裂袴襠漆身繭足違虎狼漢幟盡拔胡騎猖三江五湖非我鄉浮海適越天倉浪上殿論兵氣激昂笏批獍輔如眠羊臺班未暖拜夕郎監視蛋戶巡漁榔警急遂具下海航扶老提稚泛大荒兩丸日月蕩檻旁下碇恐唾巨魚吭尻上頂下哦易方嘔溺不辨喉與肱七日不食神揚揚高吟倚和零丁洋奔問甫達行都空

徑漳指粵謀勤王平和遇盜喪斧裝劈頭涌血如瀆湯老儒匍  
匐相扶將解衣囊身布裹創武功窮山臥星霜土鏃伏枕心擊  
颺棄杖投筆掉藥囊異軍蒼頭起泉漳海濱死守三年強建牙  
仗節開都堂盾鼻磨墨旗裂裳三千仗飛衝前行四十二屯羅  
稍槍平和開門瑄溪降大舖詔安迎脯漿龍巖南靖歸我疆雷  
斧轟轆風馬驤奔鈞枉矢爭頡頏前軍大星墜角芒下春行軍  
夕告亡傳籤勒伍猶琅琅一軍哀慟聲壞墻天之亡我匪否臧  
一成一旅辜宣光枕戈坐甲從先皇哀哀藐孤血淚滂萬里一  
棺還北邙賃車僦舟扶翼牆二朱俠客姓氏香嘉禾城陰朱橋  
陽瓦燈敗帷淺土藏鴻朗莊嚴帝有慶愍綸謚册錫命長紅光  
司日曜黃腸五經進士系皇明銘旌五字扶天綱舊史遺文考  
縑緗金銷石泐徵銘章

明士張君文峙墓誌銘

張君名可仕字文峙以字行改字紫淀書文峙從其初也其先楚孝感人家金陵父諱□□贈特進榮祿大夫生五子長爲都督公可大文峙其叔也母□氏妻□氏生一子彤徵歲在甲午四月初八日卒年六十有四文峙卒四方之士會哭議銘其旌胥曰古之遺民也或有言曰遺民之名宋元二史無徵名氏翳然聲景彷彿新安著錄代沉人飛東都西臺之君子收魂畢命在此錄也躔暈珥舍奔杓木門有向著雍猶視推文峙之志其忍嬾杞肆湘纍遺身後名汗竹素而塵桑海乎必也正名易之曰明士其可比葬則又曰嗚呼齊有二客魯有兩生明有士焉誰居文峙士矣請徵所以士文峙者於是文峙之弟二嚴立紫淀先生傳而謁銘於余余泫然流涕曰士哉文峙明士哉文峙余舊史官也其忍辭誌曰文峙年七八歲倍誦楚詞弱冠首都人士搖筆爲詩古文泉流颺發名士傳遠度茅止生折行定交



他皆風靡穿穴經史訪求掌故務爲根抵有用之學海內方多  
故奇才劍客歛集舊京文峙班荆抵掌鐫解錐畫拄其頤而折  
其角人人皆厭伏去吳橋公參贊留務詢防江戰守之策文峙  
臚陳古今方略上游南北布置數千里畫地聚米具列尺幅撰  
南樞志一百七十卷圖阨塞蒐兵餉次營陳東南半壁可按籍  
而舉也中年坎坷敦篤友誼哭遠度作問天集哭止生作挂劍  
篇他貴游弗與也都督公死東事徒步逆其喪作詩三十首閣  
筆而歎未嘗不企羨於馬革也俛仰百年慨有大志孤行側出  
歌石爛而憂天墜非時人所知也傳曰士尙志文峙以之文峙  
家鍾山之陽圖書滿家聞穹廬之令擲筆徑出墊巾壞服往來  
栖霞雨花間出無車入無廬冬無裘夏無葛衰不杖病不藥行  
不翔笑不矧啜泣漬淚寫攀髯之什行吟野哭諄諄咄咄如也  
癸巳冬積雪拒門擁衣寒餓詠雪滿山中高士臥之句賦詩四

章賦歲暮懷友及天涯同志詩各十六章排纘前朝布衣詩凡一百卷踰年而屬疾告二嚴曰晚年讀般若悟知成住壞空生住異滅之理病中有神告我是身清淨勿以寒溫錯亂任運往耳飾巾待期啓手啓足斯所謂強立不返得正而斃者也傳曰士守道文峙以之銘曰  
岸或谷社匪屋也錄遺民懼弗告也幅巾裹緇衣復也諡之曰明士唯子之欲也

從祖父錢府君改葬志

墅橋阡副使宅君從葬聚營魄天啓初卽窀穸晉昌叟銘玄石二紀餘喪厥室孫卜地長興食望祖塋陰松柏改合窆慰長夜戊子月庚寅吉歲上章攝提格史續銘告宗祏從祖舅子謙益  
侯母田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姓田氏河南商丘人前南京工部右侍郎諱珍之女而

太傅祥符侯性之母也太夫人年十七而寡撫性於孤孩長而樹翼戴勳封母一品太夫人卒於粵中遺命以比丘尼禮殯葬年月日性奉母柩葬吳洞庭之東山以余舊待罪太史氏請爲其銘銘曰閔王出奔齊爲虛王孫有母莫倚閔千秋媲美田大家風兩龍蛇育藐孤藤峽護駕血吻餘虞淵捧日還蒼梧鸞章象服錫命初九嬰十日歌皇輿咄嗟成旅猶拮据條衣瓦鉢歸黃墟侍奉寧聖相嘆吁洞庭東原夫椒墟龍宮莽蒼社橘枯花愁雨泣傷彼妹破陣樂闋心鬱紆高墳石闕臨具區忠慈貞慧綽楔書禁扁大字題金壺我鑱銘詩詔眉鬚賢哉永作忠孝模

嘉興營泉寺白法長老塔表

嗚呼是爲白法長老琮公之塔長老不稱大師者何古之人譯經如重壽慈恩但稱法師傳宗如大鑿大通但稱禪師陳隋之人主奉天台智者特稱大師今僧但尊其師舉曰大師僭也佛

大弟子德夏俱高曰長老必也正名去大師而書長老重之也  
長老諱性琮信州上饒鄭氏子生而父母亡歿螺贏寄食伶仃  
孤苦年二十依東陽曉公薙染卽知有向上事參鷲湖頂養菴  
禪師師云此間沒汝駐處卽攜包笠下荆湘涉杭越度南海習  
靜於九里松普福主席於嘉興龍淵退居於湖州法海先後十  
四年萬曆乙卯年四十始應楞嚴請蓋師之化緣住山領衆中  
年多在浙西卒以樵李老焉師爲人清古質直慈悲樂易不立  
門庭不譁徒衆讀華嚴者四載課楞嚴者五載殘燈敗壁持誦  
注餅結髮貫花銷歸了義而未嘗搖柄握麈自命經師單丁行  
脚飽於參扣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從首楞嚴悟入了空空  
了臨行一偈撒手證明而未嘗揚眉瞬目自命宗師食不過午  
菜無二器隆冬露頂盛暑徒步預迦葉之蹋泥供目蓮之掃地  
浮囊謹護杜多勤修而未嘗執牙尺分篇聚自命律師住楞嚴

三十餘年重修山門廊廡定經坊規畫葳紫柏藏公宿緣續佛  
慧命不惜腦髓復營泉漏澤古刹鼎新東塔建大悲閣不起於  
座檀施歛集丹堊金碧從地湧出又以其間及杭之昭慶茗之  
廣長菴人咸誦其興福曰吾未嘗作酉戌之際戎馬焚突師曰  
吾以寺殉經以經殉佛以身殉經殉寺延頸碎首其將安之淨  
掃佛殿洞開經廚燈明香郁佛聲浩浩弓刀引却伽藍不驚有  
刀下重生六偈人咸誦其遺身曰吾未嘗動主叢林四十餘年  
臘高而身愈卑福大而心轉小作粥飯主修嬰兒行多跣學行  
婆啣習語躬法水之細行侶持鉢之鈍丁素華旭公誦之以爲  
三種善知識護外爲難法華五品觀行非第四第五弗能任也  
知言哉已亥歲目病眩暈坐東塔妙喜堂布被蒙頭七日而愈  
作灑病十二偈八月上旬復病營泉法眷問疾期十八日候我  
至日付囑後事與朱葵石太守端坐晤言拱手而逝三七日龕

歸營泉全身塔於寺北世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師未化前十  
日出所藏三教圖寄余命法孫昭南筆授爲書曰示疾百日不  
受惡纏加持佛號時至卽行師末後一着蓋盡此四言矣庚子  
歲除昭南始奉遺言請爲塔石之文余泫然流涕者久之嗟夫  
法弱魔強詆邪持世以佛法爲裨販以師資爲博易地獄不燒  
智人鑊湯不煮般若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佛言末世欲坐  
道場要當選持戒清淨者稱第一沙門以爲其師居今之世眞  
清淨僧稱第一沙門者非師而誰師今不可作矣而邪師惡友  
扇狂鼓僞者相牽而未已用是刊華除蔓揭師之深慈密行大  
書特書伐石而刻之塔前緇白四衆掃塔而讀此文尙亦有含  
酸按涕銚心而砭俗者乎後五百年以長老斯塔爲依止爲師  
保庶其可哉

中峰蒼雪法師塔銘

清涼一宗自長水晉源不絕如綫勝國時滇南蒼山再光瑞師  
表明華嚴玄談輯會玄記開鍵啓鑰蔚爲教宗萬曆中蒼雪法  
師自滇適吳得法巢兩爲雪浪之元孫一燈再焰人謂滇南萬  
里邈若天涯兩師代興交光繼照豈非華嚴法界中分身接踵  
乘願輪而至者耶師自號蒼雪又自號南來非偶然也師滇省  
□趙氏子父碧潭爲都講僧母楊氏幼從雞足山水月道人爲  
沙彌管書記年十九慨然遠遊孤筇萬里叩楞嚴於天衣受十  
戒於雲栖受滿分戒於古心律師聞雪浪晚棲望亭往參焉浪  
沒巢松浸開講甘露寺師年廿餘古貌稜然敝衣下坐除夕奮  
筆呈詩大衆驚異依一雨潤於鐵山與汰如何師竝爲入室弟  
子雪浪之後巢講兩筆各擅一長二師殆兼有之諸方所謂巢  
兩蒼汰者也師謂華嚴一經經王法海非精研疏鈔不能涉其  
津涯窮其奧窔遂與河師住華山師住中峯一歲兩期踐更周

遭東南法席於斯爲盛河師首唱一期順世而去師遂獨力荷  
擔講第二期於華山講問明品於中峯講第四期於慧慶講第  
五期於昭慶講第六期於錫山甲午歲至第三地病篤輟座人  
或勸其且止師曰我與汰兄炷香發願人天鑒知敢背捨乎師  
於賢首清涼諸書專門講演淹通純熟大乘經論如肉貫串處  
處同其義味自大鈔外講楞伽一講楞嚴惟識二講法華及中  
百門三論一千燈一鏡交互映徹他宗別子函矢紛如靡不推  
爲魯靈光也丙申夏應見月律師請講楞嚴於寶華山老病人  
扶氣息支綴登座開題圓音落落至第二卷末命弟子代講無  
何遂不起人謂有護法神冥加實願力所持也病劇作解嘲詩  
十首有曰如是我聞應未及奉行信受已先膺又曰刹竿倒卻  
門前久大廈將傾賴木义又作辭世偈曰我不修福不生天上  
亦不作罪不隨地下還來人間生死不怕有一寶珠欲求善價



別開鋪面娑婆世界師之戒地堅脚根實臨行正定如旅還家  
視世之過頭沓舌問影織空者豈可同日道哉師面目刻削神  
觀凝眸所至賢士大夫希風禮足博涉內外典賦詩多新警句  
住中峯建殿買田伽藍一新在他人以爲能事師未嘗有所作  
也示化寶華實丙申閏五月廿二日世壽七十見律師護龕歸  
葬塔在中峯寺後二百步嗣法弟子七人聞照書佩等爲上首  
而佩具狀謁銘余老歸空門與師結契尤篤每執手語余魔外  
昌披法眼漸滅黯然欲泣者久之嘗告其徒風雪當門孤立不  
懼者虞山一人而已然則師之銘非余其誰宜爲銘曰

師之南來啓明東廟烟水無涯點蒼積雪照耀東南如湧日車  
彈指說法華嚴樓閣重重開遮悲愍末法淚如春雨我何求耶  
雞足之山有大比丘守佛袈裟我勒斯銘印正法藏埃彼龍華

石林長老塔銘

余長時繙經扃鐻竹閣浹辰有客欵門則惟長老石林與陸兄  
孟覺童子聞扣鐻聲輒能辨之入座問箋注首楞某卷某行所  
獲新異幾何歡喜贊歎移時乃去甲午孟覺卒今年五月師又  
示寂以余之昏耄久居此世固宜其子然無徒而師之逝也石  
城烏目間高僧名衲流風盡矣修多羅之木已斷而五分白氈  
無餘絲矣是則可爲涕淚者也師名道源婁江許氏九歲禮智  
林寺明公爲師十八薙染二十二受具古心律師二十三聽楞  
嚴法華惟識起信於巢松法師四十喪母出居吳之北禪虞山  
之破山東塔師穉歲捨離瑜伽應付若裂韁鎖衣壞色衣持木  
叉戒精專禪講博搜外典丹鉛蒼藂矻矻窮老若蓮花之產於  
泥亭亭如也不作無差僧不仰方口食不招徒衆不畜弟子儀  
貌清古瘦骨撐衣鳩聚雀喧望塵屏跡如野鶴之立於雞羣鷺  
鷺如也開堂付拂鄰竝喧唳利養榮名熏目炙手招之不來卽

之自遠嘆而不嘅笑而不矧如醒人之介於夢魔井井如也晚  
居東塔僧雛餐風人握鉛槧寢疾於禪房焚香禮佛正定而逝  
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五智林徒衆以其重修廢殿有功伽藍  
也迎其喪以歸葬於高僧了通塔坊傍而余爲之銘銘曰

僧而耆骨輕堅持喻彼鰈魚吾用以爲儀禪而詩食跼祭獺箋  
解豔辭吾竊以爲規毗尼窟宅勅遣一師吁其逝矣人天之悲

### 化城菴主悟宗墓銘

菴主名性靜字悟宗吳江金氏子數歲事化城菴芝亭爲沙彌  
十六落髮披衣菴僧習瑜伽法以吹螺打鼓爲能事釀酒工丹  
青悟宗猛利抖擻自拔爲禪和子菴臨葑門官河盡投其酒具  
畫笥隨流而去授戒於古心茂林二律師聽彌陀疏鈔楞伽於  
慧文二楞二法師謀改造觀音殿請高松法師講維摩圓覺期  
畢而逝持誦專勤日課華藏大經晚年滿數百部卒崇禎壬申

二月世壽六十二越三十餘年辛丑剃度孫法師照渠始卜葬於受字圩芝亭墓旁請余爲銘銘曰

捨螺貝易教禪離濁穢如脫蟬奉木义歷談筵持誦力勤且堅化肉舌爲青蓮埋斯銘後百年誦經聲出墓磚

坐脫比丘尼潮音塔銘

比丘尼姓金氏常熟大河人歸里人龔某孀居自誓儀法井井長子既娶辭親出家字曰定暉暉歿母謂次子端吾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徼纏人世端吾曰諾遂棄妻落髮奉母入郡禮尼真如爲師既而還里僦居焚修晝夜六時佛聲浩浩乙未正月示微疾二月初六日沐浴披衣堅坐中堂日晡時計曰人定亥時去矣歛手入袖端然而化緇白男女聚觀禮拜填咽者數日建塔吳山之玄墓世壽七十三夏十五予觀近日宗門女戒鋒起闍黎上座林立鏡奩語錄伽陀交加丹粉咸有尊宿印證支

派流傳可羞可愍莫斯爲甚是比丘尼卻避市塵遠離俗姓不  
唱參訪之緣不挂大僧之籍一聲佛號十念往生旌表末法甚  
難希有斯則墨穴之電光狂水之聖藥也善乎徐波居士推言  
之曰世尊說法四衆同集法華會上比丘尼與諸大弟子等記  
作佛奄及末□運以逮今時出頭露面幾成戲事盲參瞎印斷  
送佛法又曰潮音師坐脫立亡臨終灑灑生前不炫弄不誕謾  
死時用得着也於乎叙潮音之事可使發心者勸錄居士之言  
可使識法者懼居士作誦四章以告誡女人出家者余又何以  
加諸謹重宣此偈以代余銘俾端吾刻之塔上

偈一曰紛紛怛作是何情習慣遷流每着驚若使生人真畏死  
須知死者復愁生 偈二曰平生行履歷堪思捧鉢披緇不弄  
奇畢竟臨岐談笑去是渠應得更何疑 偈三曰去須明白莫  
匆匆仰視春星亥末終法法本來無動想頗於人定露機鋒

有學集補  
三  
偈四日數珠百八舊前程士女相逢掉臂行卻是遺骸能設法  
朝來奔赴滿山城

盧府君家傳

府君諱如鼎字呂侯楚之蘄州人也家世自吳徙楚父南槐公  
諱楷以篤學厲行起家府君少穎異讀書倍人落筆驚動長老  
南槐公築池於濠上穿池植竹養魚籠鳥疏窗綈几叢書其間  
招邀郡國雋異偕府君橫經鼓篋弱冠入鬻宮每試輒冠曹偶  
演迤閎肆大放厥詞多不利於省闈間一得當復報罷二子絃  
紉稍長熊熊然見頭角發憤下帷窮經課子四書尙書皆手註  
箋解文義如禾科斷如斗四方學者爭來問業解匡頤而折鹿  
角無不厭志而去貧不具束脩□者假館授餐所居成市蘄黃  
之間推爲大師崇禎丙子歲絃鵲起舉於鄉府君歎曰吾老矣  
安能塗青鉛墨與小子輩角逐研削間自此息機摧撞絕意進

取矣府君生平篤孝南槐公性嚴重多所譙訶府君白髮垂領呼暑如兒子狀居二母喪哀慟見骨一如喪父時分財產悉推長兄撫兄子如己子同仁均愛言家風者歸焉府君爲人忠厚正直規言矩行不苟訾笑不好徵逐褒衣大帶出入邑屋有風肅然如出衣袂中鄉人有爭訟者不之官而之盧氏片言觸解若奉神符寶印其爲鄉里傾信如此癸未春寇自廣濟乘夜襲蘄府君被質賊中有識者曰彼善人也縱之去寇退集里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府君守南城督守陴人殊死戰寇少卻墮他城樓肉薄而人從後剗刃遂及於難府君之卒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死難者八九人閱數日淑人羅氏獲府君屍於江崖焚而殮之越五月紘自公車歸陳闔門殉節狀泣血控訴所司具疏請旌表未及上而有甲申之難丙戌冬紘卜葬於土門珠樹林己丑中進士第由邑令屢擢藩臬廉辨肅給蔚有公望凡三

報最覃恩贈府君自文林郎三命至大中大夫壬寅奉命督糧蘇松建節海虞具府君行狀謁舊史氏謙益俾爲立傳狀稱府君晚年燕居里民詹某暴卒而蘇踵門搏頰稱謝怪而問之曰某疾亟見鬼卒勾攝進至閻羅王所王命曰汝文籍惡業少算未盡里中有正直人盧某得其保任方釋汝鬼卒押赴公門聲喏於庭執公帖子還報乃得蘇公知之乎府君笑曰有是哉汝自當活耳於我何有里人傳語曰勿慢盧公渠能於閻羅王所作保人也舊史氏曰盧府君恂恂儒者白髮一經斂容摠衣叱聲不及犬馬一旦身擐甲冑嬰城抗賊身無一命之寄而受橫死原野之慘非其平居讀書通曉經術講求忠孝大節而能致命遂志之若是乎里人入冥之事或以爲荒誕不可信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先儒有言昭布森列焉可誣也閻羅王爲地下主者人世正人君子聰明正直精靈不泯死後多膺此任彼稱盧



公正直人也神者先告之矣丹心耿耿血化爲碧沒爲明神又何疑乎公有令子珪璋特達先河後海歸本前修昭垂琬琰夫何待於余言余特舉其誠心質行感格幽冥者附著於家傳聳善抑惡著之春秋亦楚史之所有事也史臣失官越在草莽史失求野聊比於負竿採樵之言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也夫

盧氏二烈婦傳

蘄州盧使君敍其先公禦寇殉難之事曰公之歿也次子諸生紱紱子晨初從子紳從孫震初皆被□死而紱妻楊氏震初妻袁氏死尤烈楊氏諸生榜女母朱都梁宗室女也癸未正月廿六日蘄城陷楊偕其母及老婢許氏陷賊擄至北門趙州關楊有娠賊欲負之走姑待我不能行乃負我賊沿途縱火趣行及火陷處攜母手俱入火中賊嘆息去老婢守之移日楊頭目猶未焚已免身矣男也越數日語家人往跡之不復頭目所在矣

袁氏諸生嶼第三女也城陷震初與其父紳俱被執袁氏拜辭  
祖舅姑夏氏抱周歲兒天喜投井死明日賊退家人具衣棺瘞  
之甲申秋棺毀於狐搢敝衣憺如面奕奕有生氣葬於迎山先  
人之墓而震初卒未知死所絃自公車歸敘次先公死事并列  
二婦慘死狀所司將以旌典上請會國難閣不上絃聞之烏頭  
漆書表厥宅里國典也區明風烈昭垂頌圖史職也國典不可  
作矣夫子舊史官也不可使二婦遺烈泯沒於土中敢固以請  
謙益老不能文有使君之惇史在謹撮而錄之不敢溢一言舊  
史氏曰兵興以來干戈蹂躪閨門婦孺捐軀暴骨死而無聞者  
多矣甲午夏五月楚女子被擄投漢江死其屍逆流而上湘南  
人援得如生有詩十首以素帕縛左臂傳至白下乳山道士林  
古度拜而錄之然卒不知此女何姓字也今楊袁二烈藉使君  
以有聞於世其視漢女亦有幸有不幸哉往予承乏外制烈婦

孝女與被愍綸者必鄭重其詞以光昭盛世旌門之典今史局失官衰髦載筆於蕲漢節烈牽連書之猶前志也後有傳烈女者愍予之志無使其無傳焉或曰楊之母朱偕火死稱宗女矣稱三烈可也

角黍詞哀東臯氏

有序

東臯氏以庚寅十月殉義於桂林越十有二年辛丑厥孫昌文以粵中紀事一編繕寫來請於時五日方食角黍放箸而歎援筆憑序遂以角黍名篇其詞曰

後東臯殉義之十祀兮歲在辛曰重光遇端午之令節兮食角黍於江鄉稚孫置食而問故兮屈何辜而自戕楚人何嚙而薦黍兮蛟龍何仇而攫攘指盤蓋以隲告兮輟搏食而徬徨有客詒我長編兮羅粵故於縑緗羌三歎而展讀兮淚流簡其浪浪胡終古之毒痛兮汎瀾交塞於蒲觴伊天路之倡塞兮夾六龍

以高驥扶南中之日月兮畫規外爲垣牆嗟成旅之方俶載兮  
曰吾不濟其有命正法冠之峨峨兮誓畢命之琅琅惟吾子之  
殉粵兮媿姱節於沉湘屈子沉魄於水府兮吾子燬骨於灰場  
碎寶珩於荆殿兮炎桂林爲崑岡藏吾血三年而成碧兮雖燔  
颺其何妨天地百神卜觀其鱸鞬兮祝融回祿相助其角芒素  
車樸馬而返葬兮又何羨乎題湊與黃腸繫靈輻之東歸兮介  
鶴戛然高鳴於桂坊今吾剪紙而長謠兮安知不惠然顧我而  
盡傷疇昔申旦而入夢兮期並濟於舟航子孫執簡而列侍兮  
顏欣欣其樂康余竊怪其有憂而喜兮靈氛告余以未詳登虞  
山而端策兮候巫咸之景光帝命我訊掌夢兮逝將下筮於巫  
陽亂曰江村兮重午懷故人兮淚如雨斗杓正兮天中擣詭厲  
兮白杵歸來兮修門奠椒酒兮設搏黍東方兮將明陵波有美  
兮不得語循楚歌兮舊俗聊傳芭兮伐鼓佇清廟兮配食陳紗

燈兮玉斧肆登歌兮樂章將以詔於有誓華表兮重臨大鳥兮  
朱味神不來兮來不語使我心兮苦復苦

答彭達生書

謙益再拜達生友兄足下頻年阻絕迢然天外每思廣陵僧寺  
風雨促別分手前期自分此生遂永訣矣青藜來忽接手書又  
得見詩文累帙掉頭狂喜此生復得與吾友相問開緘恍惚如  
再度一世循覽來書及文不惟如聞馨欬而年來學問之剛強  
志氣之堅忍畫然成就具見於此尤可喜也僕西垂之歲皈心  
空門於世事了不罣眼獨不喜觀西臺智井諸公之詩如幽獨  
君鬼語無生人之氣使人意盡不歡而亦以立夫桑海之編克  
勤遺民之錄皆出於祥興漸滅之後今人忍於稱引或未之思  
耳今日爲詩文者尙當激昂蹈厲與天寶元和相上下足下有  
其質矣僕故爲之揚厲其辭以張吾軍知不以我爲夸爲誕而

河漢其言也數年結客落落可人者一黃冠一靺韋耳百里比肩談何容易今又悉歸倉海君矣天下大事終不出儒生手孔明景略不用長槍大劍何自待之薄也此語爲海內儒生吐氣勿以尉遲公不伏老傳爲笑端也一笑一笑崑銅巨源駢死非命巨源殲於盜賊不獲與臧洪同日則尤不幸之不幸也巨源亂後著作繁務僕於江變紀略略效規切勸其正書法以徵信史寬刺譏以旌愚忠彼亦頗以爲然已而流布如故則知其仍執鬼宮而以吾規爲瑱也劉崇之於漢徐敬業之於唐以一指掊泰山其萬無一成也庸夫市兒皆能知之有人焉搖唇飾舌極口訾警策其必敗以爲能事是可謂之智人乎豈惟不智若逆而揣之有無窮過焉足下愛重巨源而痛其不弔則當鐫削斯文勿留其稿所以報巨源於九京者不淺也荒村衰病謝絕賓客青藜來正屬疾延醫扶攜一見不能傾吐片語頃作報章

病起恍惚所欲與足下言者無窮惓惓中止雖然卽不能盡所欲言也惟足下心知之而已矣西來子弱健婦持門戶彼不能築懷清臺但能築避債臺耳西來非負人者此他時友朋之責也秋風將至陽侯波立參辰雖阻弦望有時吾子幸努力勉旃老夫亦願加餐以俟

與錢礎日書

齊人書郵得見佳刻多帙珠林玉府使人應接不暇至於微言苦語喚醒人間大夢繙閱之際賞心奪目然亦如啞子作夢此中了了而口不能言亦不敢言也見歸玄恭敍似略識此中風旨悠悠世上索解人正未可多得耳春寒料峭便如雞窠中老人光風轉蕙桃雨舒花青陽布令當亦不遠當要足下與仲通徵君酌二泉酒開口一笑也信筆附謝不盡馳企宗生謙益頓

首

有學集補  
三十三  
與曾青藜書

足下記存衰朽不啻千里枉駕狗馬屬疾扶攜一見不能具賓  
主禮別後簡達生山居詩循覽章貢故章生平慕悅奇士如近  
代所稱趙次張李伯淵之流輒撫几頓足恨不得與之奮臂今  
乃覩面失之則僕之推頹闕茸有目無覩當與草木同其腐朽  
居可知矣枉贈三章激昂魁壘詩書可卜方興事天地還留不  
死人壯哉其言之也病起氣息交綴未能效瓊瑤之報寸心抑  
塞聊於詩序發之諺有之溺人必笑以僕之遲暮衰落而握筆  
伸紙多誕謾夸詡不可爲典要之言園圃生杞能無爲鄉里兒  
童所笑亦抑以復於知己酌來美之百一而已矣達生報章敢  
煩侍史兵塵方起恐旦夕未便江行或更得執手劇談孟公奇  
士逃禪非其本色唯足下有以報之

與歸進士論較震川集書



謙益白荒村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讐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洸汰四分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玉之勤於遺編也編次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玄恭詳審商確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做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論議之文也韓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六卷贈送序考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今仍次贈序 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 次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

換形尺水興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去者十不得一  
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  
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 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  
議別爲一集今集中纔數篇故居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  
史論贊一卷先生有志重修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  
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情罄咳彷彿具焉  
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辭不載紀行一卷次之 次馬政志  
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  
其文則自謂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公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尺牘各有格式委悉情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  
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卷水利賦役禦  
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文爲別集  
比興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

子卽以論策擅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  
議論忼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  
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二十卷別集十  
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真實  
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  
窺見先生擺脫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  
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眼測量前喆有餘媿焉輟簡之  
餘愾然三嘆并識之以訊於智者

與吳梅村書

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  
層見疊出鴻章縹繡富有日新有事採剝者或能望洋而歎若  
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  
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歎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

髓而仗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  
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叙引非謂樸學訣問足以遂盡  
來美亦聊於唱歎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  
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  
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倖其不能而鏃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箴  
砭提醒眼目耳

復王烟客書

孝逸來得手書勞問情事委折如侍函丈廻環捧誦拊掌太息  
竊怪仁兄學殖深厚辭條清芬當世文士罕有其比重自閤藏  
被褐懷玉不欲少見孚尹吐光怪於人間此真加於人數等矣  
鄙人制作不勝昌歎之嗜至於篝燈繕寫目眇手胼非知之深  
好之篤何以有此上下古今橫見推挹顧影茫然不知所措殆  
有如莊子所云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者拊心定氣

伏枕沉思始知仁兄知我愛我終不若僕之自知也僕於斯文  
中年始學書計垂四十年學問進退氣力衰旺甘苦曲折歷歷  
在心手間謂其於古人文字粗知阡陌畧能湔除俗學別裁僞  
體或有少分相應若欲深窮古學之闡奧而抉擿其心髓如韓  
之進學解柳之荅韋中立書所云則濛濛然未視之狗耳暇日  
蕭閒屏去筆墨信手抽古文一篇從容雒誦行間字裏深知其  
不能幾及屈指算度至於什至於百至於千萬而猶未既也豈  
惟韓蘇數家自唐李遐叔獨孤至之以迨金之元好問元之姚  
燧靡不皆然僕豈不受人擡舉好自貶損哉此中畦逕漸老漸  
熟如背癢之把搔如毒刺之呼叫瘰語啞夢心中了了良欲少  
自遮瞞而不可得也客歲荅李叔則徐伯調二書頗詳言之今  
安敢有不盡於知已東坡謂晚畏無實之名甚於畏虎僕深佩  
其言又荅陳師仲相推許書謂處世齟齬深自嫌惡見足下輩

相屬如此輒亦少自赦今仁兄於僕護短矜愚鄭重拂拭亦可  
援東坡之例以自赦矣而猶不敢者以謂晚晚失學介恃人之  
愛我有幸心焉幸則疑疑則惑惑則驕卒至於迷頭借面盡喪  
其所懷來將誤用坡老之苦言爲發狂之急藥故不取也來教  
指用事奧僻此誠有之其故有二一則曰苦畏二則曰苦貧昔  
者夫子作春秋度秦至漢始著竹帛以公羊三世考之則立於  
定哀之日也爲袞爲鉞一無可加徵人徵鬼兩無所當或數典  
於子虛或圖刑於罔象燈謎交加市語雜出有其言不必有其  
事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始猶託寄微詞既復鈎牽讖語輟簡廻  
思亦有茫無消釋者矣此所謂苦畏也文章之道無過簡易詞  
尙體要簡也辭達而已易也古人修辭立誠富有日新文從字  
順陳言務去雖復鋪陳排比不失其爲簡詰曲聲牙不害其爲  
易今則裨販異聞餽釘奇字駢花取妍賣菜求益譬如窮子製

衣天吳紫鳳顛倒短褐適足暴其單寒露其補坼耳此所謂苦  
貧也苦畏之病僕所獨也苦貧之病衆所同也文章之病與世  
運所傳染欲起沉痾苦無金丹安得明燈促席杯酒細論相與  
頽仰江河傾吐胸中結轡耶初學之刻稼軒爲政取盈卷帙未  
薙榛蕪此後草藁叢殘都無詮次累承嘉命不敢自廢擬以湯  
液餘晷少爲排纒初集翦削繁芘汰其強半效廬山內外之例  
釐爲二集後集亦放此例俟有成編專求是正然後寫以故紙  
藏諸敝篋放唐衢之詩瓢埋劉蛻之文冢山川陵谷劫火洞然  
海墨因緣深資啓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亂後無意爲文障壁  
蠟車不堪塗乙一二族子有志勘讎意欲請孝逸諸人共事油  
素唯仁兄力爲獎勸俾勿以槐市爲辭則厚幸矣寒燈臥病蘸  
藥汁寫詩落句奉懷附博一笑方當餞歲共感流年窮冬惟息  
勞自愛

荅吳江吳赤溟書

僕自通籍濫塵史局卽有事於國史晚遭喪亂偷生視息猶不自恕冀以鐘漏餘年竟紬書載筆之役天未悔禍祝融相與西京舊記東觀新書插架盈箱蕩爲煨燼知天之不欲使我與於斯文也灰心空門不復理世間文字六年於此矣私心結轡迴環忖度海內如此其大也本朝養士三百年如此其久也鴻朗莊嚴含章挺生當有左馬班范之儔徵石室之遺文訪端門之逸典勒成一書用以上荅九廟而下詔來茲者倘不卽死於吾身親見之朝覲殺青夕歸黃壤不致魂魄私恨無窮也號咷博求冀一弋獲牛毛麟角俛仰咨嗟去年逼除得見今樂府一編深推其採擷之富貫穿之熟而評斷之勇也蚤然而喜煥然而興曰所謂斯人者其殆是乎天誘其衷緣隙奮筆以葺我正史遺民老史扶杖輟耕撫絳雲之餘灰泣蕉園之焚草庶幾可以



少慰矣乎每與同人盱衡嘆息望塵遙集欣愧交并不圖斯語  
傳遞流聞手書見存鄭重累紙愾然以不朽大業下詢陳人則  
僕之欣固踰涯而愧乃滋甚矣既而深惟所未敢承命者有二  
伏讀來札著作指要取法子長班范以下世降文靡皆將置之  
衙官降爲皂隸以卑近之學挾中下之材每自分古人筆格不  
能闕其儲胥惟是遠摹三國近倣五代畫地守株或可殆庶今  
將與之抗論千古高視九流譬諸承螭尺蠖進舍在一步之間  
試語以騰空高舉有不掉眩自失者乎所未敢承命一也僕嘗  
謂古人成書必有因藉龍門旁取世本涑水先纂長編此作史  
之家之高曾規矩也往所採輯名曰事略蓋用宋人李燾元人  
蘇天爵之體例草創編摹以俟後之作者此書具在識小攸存  
無裨汗青有同蒼葭而况劫火洞然腹笥如洗挾面牆一隅之  
見應武庫八面之求籍談之數典何以無譏裨謀之謀野敢云

則獲所未敢承命二也然而恭承明問終未敢喙口而卻步者蓋又嘗竊覽緒論而熟思其指意千秋之金鏡與陽秋之鐵筆往往嚴於衡量古人而恕於評騭今人金匱琬琰之文章少所許可而兔園餽釘之簿錄多所假借夫豈其浮石沉木上下在手吾有以知作者之立心平取節廣通懷虛已不曰左執鬼宮而右執殤中以自予雄也明堂之稅必畫侏儒孤竹之塗先縱老馬周爰下問不以老耄而舍我故知其無庾辭無卮言也三十餘年留心史事於古人之記事記言發凡起例者或可少窺其涯略近代專門名家如海鹽太倉者亦既能拾遺糾繆而指陳其得失矣倘得布席函丈明燈促席相與討論揚摧下上其議論安知無一言半辭可以訂史乘之疑誤補掌故之缺略者柳子稱太史公書徵於蘇建夏無且及畫工僕得如柳子之云綴名末簡爲正史之侍醫畫工豈不有厚幸乎言及於此胸臆

奕奕然牙頰癢癢然又惟恐會晤之不早申寫之不盡也門下  
能無輾然而一笑乎所徵書籍可考者僅十之一二殘編齧翰  
間出於焦爛之餘他日當悉索以佐網羅不敢愛也老病迂誕  
放言裁復并傳示力田兄共一捧腹拙集亦俟摹印請教憑楮  
延竚跂予望之謙益再拜

答含光法師書

大教弘演慶雲凝空腰包漉囊卽當馳赴法席惟傷兩耳隔垣  
爲雙卷荷所苦正不妨作難陀龍王無耳而聽也學徒箋啓尺  
幅爛熳讚歎之餘漫題數言昔人言天花墜地是蔽蚤蝨之義  
豈不可爲一破顏耶疑義指示信可謂清流不憚惠風也此中  
淨師謂諸論不同中觀者確指師子月諸人非等取無著天親  
也來教云爾恐未覈讚述元文耳三性惟實人所易了清涼疏  
文減損佛性乃是正本三藏非旁指學人之語亦非玄文所謂

有學集補  
四一  
如有破屣須存禮樂者此所以成疑也更俟面時再請諮決耳  
山僧回信筆奉復不一

致愍大師曹溪塔院住持諸上座書

恭惟甲申之歲大師真身自五乳歸於曹溪迄今十有三載矣  
益洵經喪亂萬死一生視息僅存草土自屏既不能襍被腰包  
躬歸塔院又不克齋心頂禮遙致瓣香仰負劬勞俯辜記荊謁  
天踏地歎愧何已惟是多生承事畢世皈依布髮未忘其宿因  
失乳久思夫慈母此則海墨難盡劫火不灰我大師固當於常  
寂光中重加憐愍密爲加被者也粵自法幢傾倒末劫凌夷師  
子逝而野干鳴龍象寂而妖狐熾家家臨濟個個德山宗師如  
茨付拂如葦而又構造妄語侮嫚聖僧謗紫柏則曰本無師承  
毀大師則曰但稱義學聚聾導瞽惑世誣民法門之敗壞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舉世飲狂井之藥而有一人不狂舉世怖曉鏡

之頭而有一人不怖單撐孤立風雪當門此一人者或者護世  
四王密諦力士假手是人爲如來使使之屏除魔外不斷佛種  
而我大師慈心悲憫普施無畏亦豈無厚望於後人與諸上座  
與益緇白不同同出大師之門並受遺囑居今之世隨波逐流  
坐視斯人中風狂走搖手閉目不爲拯救亦何以稱爲海印之  
真子與魔強佛弱俗重道輕智眼無多法城日倒未知諸上座  
能不河漢吾言否也今所欲亟請於座右者近代紫柏雲棲皆  
有全集行世大師夢遊集嘉興藏函但是法語一種其他書記  
序傳之文發明大法者有其目而無其書聞大師遺稿藏貯曹  
溪卷帙甚富今特爲啓請倒囊相付當訂其訛舛削其繁蕪使  
斯世得窺全璧不恨半珠人天眼目塵刹瞻仰斷斷不可遼緩  
後時或貽湮沉之悔也又大師著春秋左氏心法乃發明因果  
之書嘗自言曹溪削稿時燈前燭下徵求斷案魂魄可追毛髮

皆豎以今世時節因緣正當開顯此書用以革頑止殺撈攏劫濁追思大師往昔付託良非聊爾流通之責胡可追也伏祈諸上座合力搜羅悉心採集片紙隻字罔有缺遺健椎集衆昭告大師真身之前舉授輅車詔使鄭重郵致俾益得藉手按集以告成事此則法乘教海千秋之耿光非及門一人之私幸也大師五乳塔院濫竽載筆南海陳相公會爲題識勒名南華甲申以後歸龕事跡山門當有實錄不揆燕陋願考覈作第二碑以備僧史以近刻年譜掛漏無徵更祈詳委寄示益年七十有五誓以西垂之歲歸命佛門會台賢之異同破性相之岐軌闡揚遺教弘護真乘庶幾黽勉餘生不負大師摩頂付囑至意伺文集畢工少有端緒當爲文一通啓告大師冥機密感念茲在茲而今固未遑及也遙望雙峯焚香作禮嶺海迢然如在床席天寒夜凍琢冰削牘意滿楮陋不盡所云

答張靜涵司農書

奉違慈容累易寒暑去冬借黃子羽般若二解齋心繙閱真如  
餓兒得粟窮子識路膏殘燈施風饕雪虐未嘗一日去手正當  
老病幽憂亡孫悲悼之候每爲豁然涕破劃然心開雖復日侍  
函丈親承餅拂度無以加於此故知大圓鏡中我輩自日夕相  
見初不以會面爲疎數也弟於二經採擷箋注已有成書今輒  
舉玄談妙義度越前人者竊取崖略冠諸首簡用以開發初心  
津梁末法想亦同體大悲所不拒也天童老人塔銘是十五年  
未了宿逋山翁復申前請不敢固辭其大意全爲先皇帝悔悟  
左道存問耆年表章末後一段光明以著存千秋萬劫法門盛  
事亦借此爲百年臣子傾洒一點血淚耳通篇叙次援據行狀  
年譜不敢增益一字亦曾將直說三錄仔細較勘狀後焚香佛  
前平生命筆嘗聞諸紫柏大師謂山谷先生作文凡遇邪正津

要關頭必正色辨驗於人天衆中證明決不用偷心取一時人快私心服膺其言又深知文字因緣動關果報雖世間撰述斷不敢黨枯竹讐朽骨犯昌黎人禍天刑之戒而況於法門文字敢私心用意不公不平取鐵鈎犁舌報邪昨與覺浪兄拈廣額屠兒公案漫云屠兒多生用屠刀殺生我輩多生用筆管殺人我輩之筆管卽屠兒之屠刀也浪亦印可其言頃承慈誨諄諄啓迪因爲開函一笑語雙白曰此是靜老方便說法勸我放下屠刀也卻苦兩日前付山曉小獅賣去不得重與台慈商確刪定然此文末後著語魔佛兼行揀收互用正欲聽其吹萬付之兩行意在調人非爲佐鬪亦正是放下筆管不妨借屠刀說法也知台翁與蘖菴諸上善人咸當破顏微笑不作金剛努目耳繼老師兄煩爲代致不復觀縷

再答張靜涵書



再奉手教慈誨諄複知長者爲法門眷屬金湯護持深切如此卽是忠義士大夫一點真正骨血塵刹深心敢不佩服循覽來教主於消釋異同破除鬪諍此固鄙人意中之事不妨搔着背癢樸學老生惜然知識每作法門文字誓欲以世間綺語戲論消歸佛乘安敢私心逞臆信口雌黃恭承慈命再三紬繹既不<sub>一</sub>敢護短憑愚亦未嘗改頭換面點筆之餘恰與初心符合焚膏呵硯不免沾沾自喜因思法門綱宗與文字血脈此中大道理合是如此習氣現存一往粗浮楞伽中謂鼠毒發不自覺知得明眼人指點便是經一番鑪鞴生鑛頑鐵入大火聚中便是洪爐點雪台翁之鑄我深矣雙白爲法猛利腰包渡江羽書旁午戒行不可不早又須一二好衲子結爲伴侶方便首塗勿令如阿難乞食無上座及阿闍黎爲旃陀羅種所竊窺也一笑

三答靜涵張司農書

荒村屏去重辱長者車騎德音慈誨沁入心腑至於施無畏法  
開甘露門使人世之墨穴一空末法之迷雲頓掃此則人天眼  
目大法金湯胥有攸賴非第一人之私言也涼風旋至賤體稍  
強便欲拉雙白先扣靈窟次詣丈室謝過從之鄭重酬往教之  
殷勤而台教儼然先之金剛遵解又荷法乳之惠仰知同體大  
悲有加無已更辱台示蒿目時艱以塵世之深心兼經國之大  
手一子等視千乳橫飛弟惟有企仰慈雲瞻仰慧日而已秋熱  
未解揮汗奉復藥菴元老併希叱名道意

再與木陳和尚書

上座歸後數日內再接張靜翁手書謂天童鄧尉兩家子孫已  
成水乳恐老耄未能悉知搖筆弄墨重起風波誨示諄復心血  
沾洒其爲法門眷屬破除鬪諍不啻救焚拯溺甚盛心也因將  
塔銘原稿再一點簡但是文字中槎牙頭角之語改竄數行耳

是中君臣賓主眼目歷然殊非媿阿兩可自附調人更於老人  
激揚提唱一片苦心重爲洗發所謂頰上三毛傳神寫照未必  
不差勝於元文也東坡有言觀書眼如月知法眼照矚自能洞  
然如觀掌果不以爲移頭改面自破兩舌之戒也教中卻有一  
段公案畢陵伽婆蹉常渡恆河咄恆河神爲小婢住莫流水佛  
令懺謝合掌語恆河神言小婢莫嗔大衆笑之云何爲懺謝耶  
五百世婆羅門習氣貢高不可遏捺如此老師兄平等慈悲愍  
我餘習深厚未知應如何爲我懺謝也附及以供禪餘一笑雙  
白頭陀腰包渡江爲法門事不憚觸冒戈鋌恐未便有鄧隱峰  
擲錫空中手段更賴慈力加護也

答木陳和尚書

雙白回奉慈誨滿紙兼得暮春十九佛事長跪展讀老淚哽咽  
昔李習之參藥拈出雲在青天水在瓶之句至讀侯高祭汴州

文未嘗不感激流涕他日倘許折脚鐺邊共撥殘灰了此閒話  
耶雪鑿上座來重接翰貺獎許過當正揮汗時不免身毛俱豎  
每自愧生平虛名滿世咎譽叢集偷生視息老爲陳人此世界  
中塊然一物無有頑陋於僕者而山中高人眼光燦破四天下  
顧獨不鄙而薦樽之常外道堅執空見化爲頑石尙能向菩薩  
答偈菩薩書一偈於石石忽迸破今僕亦斯世之頑石也而座  
右不我遺棄同體大慈接引不置倘不能於書偈之後一旦迸  
破豈非頑石之不如也哉塔銘稿出有人自武林來盛言磨刀  
鏃矢勢焰洶洶談已輟爲口噤手戰僕應之曰吾文之寫於胸  
猶彈丸之脫於手也彈丸脫手手中無復有彈丸矣文字寫胸  
胸中無復有文字矣彼將尋聲問影覓彈丸於吾手不已愚乎  
其人茫然而去僕之駭不省事心安如海大率如此此則頑石  
無狀積刼堅固恐大菩薩未便以一偈碎之也聊舉此以發破

顏一笑耳

復天然昱和尚書

承聞華首之訃無色諸天皆淚下如春雨况遙承法乳者乎劫  
火沈灰器界墨穴當此時撩衣長揖捨離穢土有何不可法幢  
傾倒狐鼠塞路洞下門風全賴和上一肩荷擔千萬珍重千萬  
努力塔上之銘按狀申寫全是依樣葫蘆此時大師如稻葦付  
拂如麻粟宗風掃地可爲痛心向爲天童作銘略說少分訶謗  
蠱起付之瑱耳銘詩末云拗折拄杖拋擲拂子余與老人覲面  
伊始連這老漢也與他劈頭一棒見者都不有覺懨懨而已此  
文一出逆知諸方唾罵更甚往時古人金湯護法不憚放捨身  
命知我罪我何足挂齒和上心安如海如須彌山非凡人口吹  
能動定不埋冤老人撩牙張口攬火招風也金剛眼西樵錄諸  
書錯列經笥如奉圓音提唱林間錄畫龍點睛便欲飛去竊謂

宗家綱要無如永明宗鏡卽心卽佛遮表二詮華首印證若合符契以儒典論之永明則洙泗也寂音則孟荀也和上旣提唱林間何不用此例提唱宗鏡令宗海教中金剛眼睛一一透底點出何快如之近閱宗鏡至卽心卽佛章恰與華首宗旨兩鏡交光聊復饒舌及此未知和上一點頑否楞嚴蒙鈔是蒙童訓解之書非沒量大人所可着眼以近代會解圈繪抹殺長水心宗交光幽溪輩函矢交攻耳目瞽亂雖復苦心勘辨畢竟矮人觀場漫說長短幸俯賜證明重爲勘定人天眼目加被何已上座歸封題塔銘炷香遙禮一片心香隨之渡南海矣嶺樹迢遙器界徧側爲祖道法門鄭重自愛

復澹歸釋公

卽金道隱

東臯一別閒雲野鶴行跡相聞卻如時時在瓶拂間昔人言菩薩如繫線之雀一提卽起我兩人心心相向便是雀脚上一線

也衰老叢殘惡風伏火日夜煎逼都無了時幸得賣身空門埋頭縮頸向幾行葛藤文句尋個鄧隱峰隱身去處用此少自安穩耳華首和上仗昔撻椎告衆因緣今復承天然和上偕老兄鄭重付託銘何敢辭法門訛濫殷憂耿耿切亦欲借此文少申格量也引大慧方外人忠孝一段鄙意良有寄託所云白蜺碧血常留佛種者指秋濤正希二相公及吾徒黎美周輩也所云條衣應鉢同皈法王者指吾道隱先生也措語隱謎亦定哀微詞之例聊爲座右指明數百年後鴻爪鳥跡尙留現於世出世間未必不藉此數行老人迂語正如夢中說夢落得明眼人哄堂一笑耳楞嚴蒙鈔附上座腰包呈覽聞嶺外讀楞嚴專宗交光正脈不復知長水悟後注經爲百世心宗之祖所望法眼重爲證明勿令讀此經者但作徐六擔板亦區區一片老婆心也今年八十有一色力尙健每思比趙州行脚侍立左右白首驅烏

雖未敢刻期亦非是夢中竊語也憨山老人集刻成首以大序  
觀之明年并金剛會鈔陸續郵寄新刻一一領教作人家下語  
自別新詩制義便可當冷雲涼月正不須別看語錄也迢遙萬  
里裁復數行嶺樹滇雲傷心極目臨緘及此但有老淚將寄不  
堪多及

復靈巖老和尚書

生平潦倒儒風梵行一往決撒惟是一點血心遠依佛祖近對  
祖宗今得和尚徹底證明千生萬劫仗此良導豈獨如虞仲翔  
謂當世有一人知己不恨哉點心公案更得如許發揚便當焚  
青龍疏鈔直指龍潭矣珍重珍重足疾新可便思赴龍華大會  
正苦腰酸腿軟尙須扶牀拄杖殊不能奮飛也如何如何雙白  
素心苦行白衣中那有兩人但嫌其聰明流動如水銀拋地方  
圓不定須和尚痛下鉗錘爲設一死關勿令出虎丘寸步乃可



望其竿頭轉身耳以道義骨肉故言及此想此兄亦不憎藥石也信手奉謝外附貴州邵潛夫書乞於郵中遞去

虎丘雲巖寺重造藏經閣募緣疏

佛說布施有內施有外施云何內施能捨臂指血肉腦髓乃至身命是名內施云何外施錢刀象馬種種珍寶國城妻子是名外施闔廬城中有王孝子剗割肝肉療彼父病我說是人名爲內施何以故以是肝內包絡五臟與肉團心相鈎連故非餘身中髮毛爪指一臂一節猶可捨故是剖肝時卽舍身命頭目腦髓咸舍捐故昔我世尊無量劫中布施忍辱求無上道割舍身肉如須彌山破身四分如七瘡孔而是孝子往昔因中見佛聞法熏習善因雖復多生舍身受身是捨身因不忘失故於此生中遇於父病種子擊發成現行故孝子見父如見諸佛以是肝肉充供養故十方諸佛悉知悉見親近供養無差別故是剗肝

時堅固善力大那羅延力如是故能捨所捨離諸偏計是爲親  
近波羅蜜故是故我說是人名爲內施內施成已誓報佛恩鎔  
冶錢刀鑄佛菩薩白毫紺髮相好畢具毗首羅匠得未曾有我  
說是人名爲外施何以故諸佛菩薩大慈悲父冥感護持不捨  
衆生報父恩已上報佛恩皈依世間不顛倒故捨世間身報生  
身父用是因緣莊嚴佛相由血肉身見佛色身如銅博金勝增  
上故是諸錢刀祖父累積銅山金穴取次灰滅捨以鑄佛回向  
三寶世世淨財長不壞故是諸錢刀人世業藪結錢刀業成刀  
兵苦捨以鑄佛爲福資糧諸煩惱因悉除斷故是諸錢刀昭代  
流布鎔列聖號作諸佛身願我列聖作金輪王弘護法輪不退  
轉故是諸錢刀卞年三百我大支那卽佛淨土人王功德等同  
法王殞伽河沙莫格量故是故我說是人名爲外施內外二施  
旣成就已復於武丘募造樓閣榱桷柱礎純用鐵石尊奉佛像

及大藏經我說是人名爲法施又何以故內財布施捨我色身  
舍身河沙非無漏法今此樓閣供佛及經供養法身離色相故  
外財布施供佛報身此大藏經是諸佛母是真法身攝報化故  
內外二施皆有爲法自身報恩成自利故如是法施是無爲法  
度諸沙衆是利他故衆人惜財有如身命勸彼行檀卽舍身故  
入卽樓閣見佛見法普令衆生見法身故佛言妙法甚深廣大  
一句半偈得殊勝果而况此閣尊奉大藏如彼龍宮大海法故  
又諸衆生根性下劣懵瞪迷悶不聞佛法遇此因緣歡喜頂禮  
卽是多生現佛種故如是樓閣非鐵石造是跂折羅帝釋寶故  
如是樓閣彈指門開毗盧遮那徧法界故是故我說是人名爲  
法施聚沙居士作是言已合掌讚歎而說伽陀曰

善哉孝子能舍身刳已肝肉療父病又能捐舍錢刀布鑄造佛  
像及菩薩以是二種善因緣發大誓願度衆生巋然建立大寶

閣佛身法幢咸供養闔閭城中九億家衆多不異王舍城而是  
孝子普勸度欲皆令發菩提心我勸衆生所貪著輕者錢財重  
身命而彼愚癡恠財貨一錢寸鏹比血肉孝子既舍內財已又  
復傾貲舍外財如大醫王治疾病洞見焦腑癥結處爲欲救療  
衆生故示現種種功德相是諸衆生非衆生往昔皆具佛種性  
以是因緣相助發如磁引鐵石鑽火諦觀佛像亦假合錢刀鑪  
鞴互成就而今締搆非餘物亦復仗託錢刀力世人貪錢造惑  
業我今種種作佛事如彼新醫療病藥仍用舊醫造病者布施  
一錢及七錢乃至萬億無分數如來法身悉平等是中福德何  
分別如是十方薄伽梵如是三藏修多羅彈指虎阜成龍宮毗  
盧樓閣亦如是世間近事善男女圓成孝子無垢果信心清淨  
舍一錢卽是眞實波羅蜜我爲成熟衆生事卽以錢刀而說法  
刹塵樓閣妙莊嚴一錢孔中熾然立

華山常住募緣疏

華山爲晉支公開山處萬曆中文姚諸鉅公弘護興復名僧巢  
兩高松應緣至止講演雜華法筵清衆爲金地標表頃者世事  
滄桑梵宇丘壑鐘魚寥寂鼠雀啁啾主法者不堪其憂掛錫常  
住僧徒如驚鳥怖鴿不能端坐安居便欲捲堂散去沙彌善生  
剃染未久臥病出界慨然來歸推法眷佛居法師補其處誓欲  
修頭陀行單丁赤脚以乞食等供爲己任余聞紫柏可公讀宋  
人論洪覺範之文至於救鴿飼虎於世法中比於程嬰公孫杵  
臼田光貫高之用心每爲之拍案慟哭愁山海印大師修復曹  
溪道場誓以身殉謂古忠臣孝子殉君父殉國家者修菩薩行  
亦當如是今華山山門當百六之會拉擺欲壞善生一驅烏沙  
彌未坐三四夏便欲支撐彫敝擔此重大擔子此其誓願發心  
豈復後於程嬰田光諸人紫柏海印二大師在常寂光中故應

歡喜印可稱爲如來家子不惜以冥感慈緣相加被也自今以  
往善生益當豎起脊梁舍身盡形作此山中興主人勿以艱難  
退墮勿以得少爲足佛藏經言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忘衣  
食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  
汝但勤修戒行堅護初願四王八部及韋將軍皆當往還奔赴  
護助於汝况諸宰官居士緇白四衆桃李不言桴鼓相答其有  
不鑒汝專誠護持攝受者哉老人無財法二施不勝慙愧聊書  
此語代汝豎幡擊椎耳

重建包山寺大殿募緣疏

西洞庭包山寺在林屋洞之陽西山故有十八招提茲寺獨占  
包山名舉其勝也寺創於梁天監再盛於唐會昌宋慈受深禪  
師以雲門遠孫卓錫於此自時厥後成壞不常崇禎己卯中吳  
明公過訪遺跡殿後荒榛中得小石碑刻深師畫像及自贊云

老來無地可棲身一庵且寄包山下恍然悟三世往來如臂屈  
伸之旨於是命其徒達谿專勤葺構造禪堂五楹以安清衆唯  
大殿上兩旁風梁陟棟泐金容寶座日就崩壓將建鼓以號於  
四衆懼弗吾應也於是偕其徒腰包扣余以唱導之詞爲請余  
惟末法凌夷教海湮塞吳中巢雨蒼汰爲雪浪之子孫賢首一  
燈殘膏再焰明公實汰師高足弟子當盲禪塞路之時守玄鏡  
一綫之緒缺月孤圓半珠自耀風雪當門隱然有重寄焉吾進  
而與之談心言易直教義明了居然尊宿也不踞曲盃牀不執  
象牙扇陰林席箭木食澗飲誦深師之贊包山終老一庵寄身  
欣然有餘味焉龍樹不云乎利養法如賊壞功德本利養名聞  
如天惡雹傷害五穀壞功德苗令不增長今之豎椎建拂旛幢  
者其不違身子四倉之戒者尠矣白黑之徒有志弘護者其將  
以是師旌覺路轄法輪也說是舉也安得而不從大迦葉往須

彌頂搥銅犍椎音聲徧至三千大千世界兩洞庭地幾踰繕那  
烝徒灌呼金碧涌現彈指聲開豈待桴鼓有不起於座以須之  
耳余往歲遊東山遙矚縹緲而歸如三神山有風引之不得至  
今將候斯寺落成軍持至止菴飯執爨依明公以老焉金庭玉  
柱實聞此言矣

寒山報恩寺募建大悲殿疏

吳郡寒山相傳爲支公道場趙徵君凡夫結隱於此疏泉剔石  
蔚爲名區凡夫歿改爲僧廬凝遠上人杖錫至止發願建大悲  
殿攝淨信人修大悲懺此山之麓有觀音殿靈響殊勝春時士  
女焚香膜拜項背相望以故寒山俗號爲觀音山今於此地啓  
建懺場仗託因緣弘法利生甚盛舉也吾讀楞嚴法華圓通普  
門二品觀音大士於無量阿僧祇劫修同體大悲徧熏一切以  
三十二應攝受衆生或單以慈應或單以悲應或合用慈悲應



如磁吸鐵如珠兩寶衆生以少善根多劫因緣仰奉慈力啐啄  
同時應念解脫智者大師判普門品文目慈悲普至修行普開  
爲十普感應劃然事理具足無可疑矣我佛菩薩照見一切衆  
生從身口意三起惑造業沉淪苦海卽用三業攝化衆生一攝  
語業稱名除七災二攝身業禮拜滿三願三攝意業存念淨三  
毒衆生聞熏力異過現緣差七難是口機應以稱名故三毒是  
意機應以常念故三求是身機應以禮拜故佛菩薩以是攝衆  
生以是應如矢口而答教如交手而付物何業不懺何福不臻  
舍此寧別有所謂圓通普門者哉今之學人不知眞實道理開  
口便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觀者何物此菩薩又在何處影  
掠虛頭夢中說夢上人以四大爲道場身心一如了知此懺法  
中卽事卽理是攝是應啓口動步日日在觀音門中定不爲一  
切魔說之所嬈亂撈漉末流續佛慧命莫切於此居士長者淨

善四衆或以財施或以法施不惜舍檀波羅蜜建立此道場我知此人卽與觀音大士同一慈力一切諸佛所共護念也

白椎菴建彈指閣華嚴堂募緣疏

去虎丘一牛鳴地有庵曰白椎相傳晉生公放生池林木翳如花樂錯列笙歌酒肉塵坳隔絕信大士息心之宅學人營道之區也聞照法師傳賢首宗旨於南來出世爲人分座說法津梁稍疲退而焚修於此吳之清信男女滄風味道不蹉而走歲時伏臘結社於茲諷誦華嚴大經選清衆結長期報佛恩資二有甚盛舉也將於庵之隙地面勢引繩建造彈指閣華嚴堂以爲供養結習之地而請余爲唱導之文余惟此經爲法中王三法界十玄門之指要雲興瓶瀉未易以海墨罄也以其淺淺者言之持誦此經有大利益者二一者衆生在五濁世貪淫造殺種種造地獄因能破地獄者此經也募靈記言京兆人王姓者本

不修善因病致死二人引至地獄門前見一僧是地藏菩薩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誦得此偈得排地獄苦其人入見閻羅王如言誦之王遂放免在獄三日常誦此偈聲所至處受苦者皆得脫再生尋驗乃是華嚴經夜摩天宮覺林菩薩偈也故曰一偈之功能破地獄况一卷一品一部之文乎是爲大利益者一也二者衆生在三災世惡業招報往往遇刀兵劫能止刀兵者此經也清涼大鈔載般若彌伽薄于闐國沙彌也甚有戒行寫華嚴經爲業忽有人合掌啓請遂閉目至天上天主跪請諸天與修羅戰屢被摧衄請法師乘天寶輅執天幢幡心念華嚴以臨戰陣修羅大衆忽然潰散故曰湧地現金色之身升天止修羅之陣以修羅之獷勅帝釋敗北藏針孔以避之今乘法刀立使奔潰而况於人世之刀兵有不冰消霧解者耶是爲大利益者二也於爾許時世能

虔誠發願精心禮誦吳城數百由旬風雨時水旱息干戈偃殺  
僂稀凡在會者皆能承休逢吉自利利人吾知茲閣與堂天人  
叶應善信輻集飛樓傑構干霄薄雲入法界品中彌勒樓閣彈  
指門開卽于此世界涌現佛無誑語福不唐捐有不信者披吾  
言以示之

爲瞿稼軒集賻疏

於乎百年榆塞駕鵝怒飛於晉郊一夕桃林石馬汗趨於唐寢  
樓桑羽葆髯蒼梧仙李盤根矇矓丹桂於斯時也有勞人焉  
奮半臂以回天百身枝柱援弱毫而晝日八載拮据移象緯於  
嶺邊區分禹跡整權輿於規外開展堯封風動滇雲星連越嶠  
俠轂則黃儂邕管稽首翠華飛箋則庸蜀匡拏輸心赤伏運蜀  
相之籌筆嘔血酸辛佩李令之靴刀誓心赤苦警傳風鶴軍化  
沙蟲潰莒徒聞浹辰及郢不關三戰於是角巾就縶奮袂致辭

曼聲長嘯呼南八爲男兒潑墨賦詩喜臧洪之同日握顏公之  
爪死不忘君剖弘演之肝生猶報命蓋皇天畀以完節而尼父  
謂之成仁厥維艱哉嗚呼偉矣烽烟乍戢旅櫬遄歸夔婦嫠面  
以過車蛋人典衣而輟奠雒陽城外寄昔夢於思鄉瞿塘峽中  
寫新哀於怒水渴葬非禮權厝有時哀此藐諸創深痛鉅矧茲  
遺卵刼盡塵窮未營七尺之高墳且掩一坏之淺土丙舍四壁  
總帳疇依甲第他人瓦燈安寄徒使前潮後浪載胥種之忠魂  
忍見野燒荒燐伴萋弘之碧血是在後死敬告同人束縑火於  
西鄰敢云求賻分績光於東壁亦曰通財但是匍匐有喪哀同  
復矢况復平生知契淚重脫驂睠顧蘆中亦有壺漿之女慙遺  
桑下寧無返璧之人竭吾力之可爲見君情於遺後書藏故國  
行看汗簡之方新劍動親身尙想飛鳴而圖報數行老淚一紙  
哀詞聊以當乘章之先應不哂叩門之拙云爾

長老白法琮公畫像贊

人知其悲智弘勝現長老身修嬰兒行不知其門庭峻絕機鋒肆應類拏颺而掣電能斬關而奪命也人知其誓願深堅處生死流度涅槃船不知其淨穢一如塵刹渾圓帝網羅其交光珠月曜於孤懸也龍象徂伏狐鼠橫從愍刹竿之却倒嗟痕瘡兮在躬以法將爲幢幟以心城爲崇墉以戒鎧爲介冑以智刀爲臨衝示凡身作粥飯之侶順小果應人天之蹤折伏以慈悲之普徧攝受以真俗之雙融我聞師之證入首楞曰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是以毗盧樓閣兜率天宮一彈指頃熾然建立曾不芥蒂於胸中斯則師無像之像豈世間文句可得而形容者乎

汰如法師畫像贊

巋然雪浪賢首別子巢雨蒼汰枝葉演迤亭亭汰師山立淵止

大鈔講演妙辨雲起石鳴接席鶴舞承几四衆驚告山神有喜  
熙怡微笑曰偶然爾狂僞猖披末法波靡雜華一宗將墜濛汜  
戒立門戶恥樹營壘以我教行銷彼角觝展如之人爲如來使  
我如竺神願供其齒

印初講師畫像贊偈

印初講師名海正俗姓楊氏嘉定嚠水人兒時搏土作佛翹勤  
禮拜九歲出家太倉州隆福寺披雉後聽法雪浪大師博訪明  
宗紹覺及瞽法師三濟受具戒報國恩和尚隨侍兩浙補處說  
法爲人樸誠不妄笑語雖爲座主不廢參究見近時盲禪妄施  
棒喝輒歎息曰佛祖單傳一宗於鍼鋒相對時提撕性靈免墮  
識障今於最上乘尙未有得輒浪談最上乘引狂欺愚斷人慧  
命尙可噓其毒焰乎四登大座開演法華楞嚴圓覺金剛諸經  
教人眞參實證單提念佛絕口不及宗下事律儀精嚴四象歛

服莊嚴道場殿閣湧現利生度厄勞漉幽沉現夢示通機應側  
出人問之歎曰此幻夢中事耳世壽六十示疾浹旬誦涅槃經  
怡然而逝臨終囑其徒勿僭稱禪律師勿濫稱法師佛法中有  
一人能竊爲一人說法華經卽如來使稱講師可也又曰勿多  
乞志傳虞山學士具正法眼請一言證明足矣今年師之孫鑑  
若攜畫像以遺言請余合十槃談敬效祇夜神說偈以贊曰  
我聞佛妙法譬如如意珠藏於龍王宮婆伽陀頭上菩薩求此  
珠濟度於衆生因依海導師望風斷七鎖攀緣棗林枝船摧命  
得濟行過金沙洲水深齊及咽金山青蓮花毒蛇肆噓嚙七日  
蛇毒歇行抵龍王城毒龍互躡結舉頭復交頸艱苦千萬死得  
造琉璃地受龍七日供持珠還闔浮濟度恆沙衆因緣施教化  
衆生求佛法如求大海藏三藏十二分甚深微妙法龍王置頂  
髻不同衆寶珠半偈一句文無盡光明藏積劫累因緣憶持及



信受窮塵及海墨無能稱量者諸邪惡慧師撥無掃教觀冬瓜  
匏子禪眯目妄印授便說如來教是拭瘡疣紙正如病狂人病  
眼見狂華塞屋摩尼珠何勞枉入海諸餘窮餓人業識同顛倒  
搏沙弄泥土拱揖相敬重希有大寶珠撒手來施我瞪目飯籬  
邊枵腹齊餓死良哉彼上人末法爲法將誓發廣大心深入大  
法海圓覺光明海楞嚴清淨海金剛般若海法華妙法海一一  
法海中寶珠都採集當其求珠時深心歷塵刹何啻海導師龍  
宮七往反旣得是珠已珠只在頭上正如龍首寶飛宮還此方  
說法四大座自照兼照人一朝熙怡去安坐向寶所師非凡座  
主末法大海師能導大海衆同採龍藏寶我承師記荊說偈爲  
證明熾然日藏珠照此光明句

潮音尼畫像贊

涅槃云一切男女若具四法卽名丈夫又云若人不知是佛性

者我說是等名爲女人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當知是等卽是男子今潮音尼專修淨土一心念佛端然坐脫非真知自身定有佛性以念佛念法界一性而能然乎華嚴云行能顯示七丈夫道具足諸佛善丈夫種此世界一切男女惟此尼爲然聚沙居士瞻禮畫像而說偈曰

宋有善女人嘗熟陶氏媪夢授彌陀經覺已卽成誦誦時經卷上舍利迸成合又現彌陀像湧立經函上依是光明相接引而往生明有善女人金氏亦寡母二子皆苾芻身爲阿梨夷長年持木叉不異學法女六時專念佛猶如子憶母示病坐脫去刻定亥末時後後五百年有是二女人皆在海虞城踰一繕那地而彼諸男女沒溺生死海不知自性佛喪失丈夫相我觀潮音師具足相莊嚴慈容愍衆生還如母憶子我以宿緣熟隨喜獲諦觀合掌作伽陀普告丈夫女

自題小贊

法堂清衆雲衣翩翩供來西國花雨諸天叟何爲者不禪不玄  
獨立傲然負苓拾穗而支離攘臂於其間相其眉毛抖擻衣袂  
悉牽殆將芒鞋露肘柳樞橫肩歷百城之烟水而見德雲於別  
峯之顛

法書華嚴經偈

海虞城中有善男子孫氏名魯發願敬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八  
十一卷踰年告成那羅延窟弟子蒙叟錢謙益忻逢勝緣焚香  
繙閱合掌頂禮而爲說伽陀以讚歎曰

華嚴三部經中王小本龍宮流震旦諸佛密藏如來海勝妙威  
德不思議盪水蟲蟻得上昇蒙光地獄登十地見聞隨喜及受  
持方便疾得菩提分縱令聞法不生信食少金剛成智種而况  
殊勝猛利力發廣大信心大法齋戒洮醜書此經八十一卷悉

成就當知是人無量劫夙種無量善根海承事微塵諸刹佛生  
如來家爲佛子歷劫信解常內熏處生死輪而不昧故於此經  
現宿因轟然豈子灰中爆當知是人於是經七處九會皆有緣  
摩竭提國蘭若中夜摩天宮兜率院普光明殿三法會常隨大  
衆共圍繞百千妙頌一切法雲臺寶網互演說往昔飽聞圓頓  
義雲興瓶瀉無不了卻來人世宛憶習猶如信宿夢中事故於  
稠林迷覆中教海波瀾忽湧現四十軸經如一軸白淨金色無  
垢染一點一畫咸歷然文殊智海啓發故一一軸中百千偈圓  
融行布悉具足點點畫畫偏含攝普賢行海照了故一字一畫  
不爲少微塵數偈亦無餘毗盧樓閣彈指開映現行間點墨裏  
善財求法精進海主伴重重無量故我遊武陵見法寶雪菴頭  
陀所繕寫泥金銀末蠅頭書微茫蠕動若行蟻篝燈諦視字發  
光畫正芒寒射目界昔聞長者製新論白光如燭出珠齒頭陀

寫經清淨眼清涼如月映指掌當其含毫運肘時羅網交光亦  
如是我啓珠函得藏弄如窮子獲玉寶印隨喜又得瞻此經優  
曇鉢花歎希有海虞城中熱惱國不動報宅爲道場華藏世界  
二十重自他不隔一毫際我雖凡夫具大心付囑未與餘衆等  
福城東際塔廟前南遊百城在烟水讚歎功德文句身亦是一  
微塵中事文句不有功德無太香水海流出故

書白法老人洒病十偈

白法老人以何因緣而示微疾以諸衆生身坐無明住地惑業  
苦三如惡義聚以是苦樹發生苦芽以是苦芽結成苦果所謂  
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等老人慈悲衆生現諸病相示同衆  
生欠伸罷倦示語世間不可樂事如畢陵伽婆蹉毒刺傷足如  
舍利佛坐禪頭痛卽以微病而爲說法老人旣示病已以何因  
緣而得病愈以衆生無明煩惱中具有真清淨身遠離毒業如

雪山藥味能愈諸疾既無苦樹芽於何有既無苦芽果於何有  
所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等老人示同衆生觀  
病愈相身心輕安離睡眠蓋嘔呻熙怡如從定起如淨名爲衆  
生病示同病相衆生病已我病亦愈既以病愈而爲說法病既  
愈已作洒病十偈粘壁示徹聚沙居士多病多惱懵瞭倒不  
知治療偶謁老人傳誦此偈如錐刮目如水澆背渙然汗下霍  
然良已信筆信口奉和二偈以博老人一笑偈曰

不講多羅不上堂新醫寧用古時方木人解語難酬答石女生  
兒任主張菩薩自應常禮拜老僧那得下禪床無端丈室支頭  
臥問疾多人起難妨 寂寂西齋晝掩堂但應除病不除方生  
華牙象非渲染蝕木春虫費紙張依彼大千爲席舍借他四大  
作繩床嘿然一叟無言說止水微波有底妨

書西方十六妙觀圖頌有序

歲在辛丑太原奉常卿烟客先生春秋七十奉常身藉高華心  
栖禪寂嘗授西方十六觀門於聞谷印公深知其要妙於斯世  
之燕喜壽豈稱千金而奉萬年者不啻條風之過耳也顧獨以  
五世韓相七葉漢貂白首耆艾忠君愛國有未能舍然者余竊  
謂西方極樂國土之觀與吾人忠君愛國之心同此心也同此  
觀也清淨以證果憑十念而往生忠孝以植因卽六塵爲淨域  
其歸一而已矣妙喜言余雖學佛者然忠君愛國之心與忠義  
士大夫等妙喜常閱華嚴八地文洞徹央崛因緣彼豈謂溫和  
涉有與心觀有異相哉從孫遊鄴歸持西方十六觀畫冊爲余  
壽眸容觀相金碧交光蓋趙藩居敬堂物也謹以獻於奉常以  
無量壽佛觀門當寶掌千儀之祝乃合爪作禮而說頌曰

西土升沉三毒增長大慈悲愍攝歸安養十六妙門交絡觀網  
白毫放光懸鼓送相其一諸佛淨土有有實權亦有十地寄位

諸天此東震旦化境在焉飛輪御世垂三百年其二明明我祖

手握金鏡非非想天彈指出定十日既摧九嬰斯淨雞尊象貴

稽顙歸命其三我作日觀觀日天子身光金輦照徹蒙汜空桑

扶木柱三百里沐浴甘淵交會而起其四作觀維何葱河以東

日初出曜映彼月邦蓮華刹種名蕊香幢鴻朗世界依止其中

其五地成金剛水作琉璃禁苑瓊樹龍河寶池樓閣葱蘢觚稜

罽毼華蓋羽葆幢幡參差其六正觀維何光觀華座紗蓮爲網

龍象負荷人王首出寄報佛坐垂垂主伴藹藹臣佐其七諦觀

法身慈雲慧日聖子神孫灌頂受職上中下生寶手提掖浩劫

茫茫永懷何極其八人亦有言土無妙粗不出欲界而見淨居

忠臣孝子橫截三塗按指之喻豈不然乎其九惟茲畫圖出自

冊府金容凝眸光幢翔舞曼陀不落迦陵欲語劫火洞然神所

藏弄其十其維哲人莊嚴供養然燈散花精勤回向風吹寶葉



月滿金相梯几披圖如遊華藏其一十以此功德保合太和南極  
垂芒五老遊河世躋仁壽匪我獨多老人作頌維以遂歌其二十

錫山高氏白華孝感頌并序

吳門袁生重其來告我曰錫山高太君李氏儀法茂著精修淨  
土無疾考終其子學憲彙旃哀慟毀瘠念無以報母恩長跪柩  
前誦妙法蓮華經兩膝著地聲淚迸咽越三虞庭中枯蘭忽抽  
白華一叢一莖三花瑩如刻玉是聞隨喜靡不歎異不知此何  
祥也敢以質諸夫子余聞之吾尼父稱述先王至德要道曰行  
在孝經此儒言也佛說大報恩經有人右肩持父左肩持母經  
歷千年便和背上猶不能報父母之恩此佛言也人言釋氏盛  
談報應祇爲夸誕不聞尼父孝經既成齋戒告北斗赤虹自天  
降爲黃玉刻文顯告備之徵乎不聞古之孝子花木連理旌門  
表闕史不一書者乎以高子之純孝天表之應應以白花斯則

佛法世界函蓋相應而尼父釋尊異口同贊者也以世法言之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爲女子之祥其吐花也表太君之芬芳令  
儀也蘭茁其芽羅生庭砌表夫人之有美子也白華之詩紫趺  
朱萼象孝子之潔白今蘭之色白純表潔白之尤也一莖三花  
表三子皆白華之子也以佛法言之所誦之經爲妙蓮花所感  
之瑞爲蘭花蘭生土中瑩如玉雪猶妙蓮華出於淤泥亭亭不  
染也蘭枯於冬爲報身之捨穢蘭榮於春爲化身之趣淨猶蓮  
華之九品標名開合殊而榮枯異也太君現善女人身蓮華胎  
中花開受生或由中而有身仗佛力法力助緣往生以是華徵  
之可無疑也高子之感斯瑞也又有二因焉一者世間孝子但  
知榮名利養生事死哀世緣深重業果牽率多生父母眷屬積  
骨如須彌山積淚如大海水沉沒生死洄淵不克自出高子當  
沉痛荒迷肝腸崩潰乃能皈命法王捧持妙典下佛種子身田

殘壞之中抽法芽於火宅焚燒之內以念母因緣轉而念佛念法其自利最勝此一因也二者末法士大夫少知歸心佛門輒眩惑於邪師魔民影掠宗門抹撥經教種植邪因背違正果高子持誦契經獲斯靈感使末法中人信知金口所說龍宮所藏是菩提寶糧是金剛寶藏一字染神萬劫不壞以念母因緣再轉而破魔網樹法幢其利他最勝此又一因也是二因緣皆從念母而起積劫之淨因與宿生之善根在愛別離苦中種子逼現是母是子豈非優曇鉢花五濁惡世甚難希有者乎余故曰世出世間孝子之思報父母者咸堂以高子爲法雖然袁生有節母年七十矣世間文字多於海沙日夜營求卷軸以旌其親不如一言半偈回向報恩者之爲得也余旣敍高子之孝感并爲袁生告焉遂倣伽陀孤起而說偈曰

稽首妙蓮華諸佛所宣說若能爲人說乃至竊一句卽是如來

遣告報於異生共宿摩其頂法利無量數而况有孝子跪誦以  
報母晝夜六時中持誦準漏刻雙跌印入地血淚漬成穴經聲  
哀痛聲上達夜摩天諸天相傳報贊嘆未會有乃遣主林神示  
現庭中花一叢而三莖晶瑩如玉雪發生彫枯叢尤爲奇特事  
我聞諸供養花爲最勝妙弄花生諸天胎花生淨土今於庭砌  
內燦此潔白花表是母與子皆捨垢染故我聞妙蓮華一華具  
一切十大千世界微塵數蓮華重重作主伴以爲其眷屬又以  
一蓮花攝入一切花多花及餘花一一成伴義故知此蘭花卽  
是妙蓮華皆是蓮眷屬隨機而出現如是淨妙華開演戒定葉  
方便爲枝幹六度爲繁密無漏法樹林何憂不增長佛說孝順  
果等補處菩薩以是十方佛咸重四恩故哀哀孝子心供養生  
身佛卽名供養佛佛心隨順故孝心卽身花果花無有二心花  
開敷時蓮華與俱故我願十方界一切諸衆生成思報佛恩誓

願爲孝子孝子同佛心諸佛所加被十方諸孝子卽是微塵佛

送性恆比丘尼歸窆靈墟頌

天台天封寺往昔歸靈墟是智者大師第五思修處大師於此處晏坐疏涅槃不起於繩床而應人天供螺漢及華頂次第成寶林堂宇彌山谷法雲互菴靄陳隋迄有宋歸然大道場雖易天封名智者院不改有明萬曆中佛日方中天此寺應運興華構倍於昔哀哉崇禎年洞然遭劫火寶地成灰場龍象無餘燼有一比丘尼張氏名性恆剃染來金陵誓願爲興復堅修頭陀行一麻復一麥誓以此身命迴向僧伽藍苦行五六載地行夜叉知乃至夜摩天分分相傳報人天咸感悅錢刀響然臻梵刹黃金容僧寮經藏閣如移四天宮又如地涌出霓旛騰空颺鐘魚六時響山家諸教典重理空假中智者如振錫案行降佛壠三災小劫起最後爲刀兵山中草樹林一一化兵仗寶樹琉璃

地簸戒復震吼如彼摩質多搖動須彌山爾時比丘尼涕泣誓  
佛前願捨一報身殉佛殉塔廟山門一莖草牢固等丘山斷臂  
截兩足藕節墮地上佛聲觀音聲涕淚悲泣聲如是諸音聲聞  
者毛髮豎刀劍欲斷壞箭射還自向咆哮羣虎狼回噴生歡喜  
以是因緣故天封得無恙香雲吉祥雲擁護未曾有刀尖劍鋌  
上一坐六七年兵火卽禪觀彈指才出定兵荒饑饉故供養四  
種故執持應量器分衛走吳越寒熱苦煎惱坏瓶當損壞示寂  
拈花菴端坐而長逝生爲靈墟尼死作靈墟土遺言告徒衆骸  
骨歸於此我觀後後世正法漸冥晦魔民坐道場取次多魔女  
影掠口頭禪渾身坐漆桶自稱大和尚高座受禮拜諸餘摩鄧  
種娑娛弄唇舌前座及書記招搖滿路衢各各刻語錄撰述標  
支那各各拖拄杖一棒兼一喝而彼魔民者證明爲導師付以  
匏子印分座誑聾瞽昔者大愛道請佛求出家三請而不許徒

跌門外泣阿難爲堅請正法減五百及乎結集時猶懺突吉羅  
如來法海水豈獨女無分後後五百年佛智炤及故如是比丘  
尼能修真實行不依莽蕩空撥棄有爲法能於劫火中□□佛  
法僧豈無聲聞尼一響而獨跳佛度比丘尼不越八敬法譬如  
堤塘水勿令得漏失我愍末法中魔女決堤防如人七尺身失  
脚蕩海水是故說伽陀讚歎於彼尼四衆普應知我師如是說

題陳南浦山曉窗詩

勝國之季詩莫盛於中吳而吾邑寥寥無聞兵興以來帝車南  
指駸駸再盛而虞山蒙氣如故十餘年來後生俊民握鉛懷素  
磨厲以趨詞壇者項背相望陳子南浦其一人也陳子家貧而  
學富齒壯而才老誦其詩選義按部考詞就班戛戛然惟有意  
於馘萎敗沉渙忍而不屑以裨販剽賊爲能事其志之所存遠  
矣假令世有鐵崖則可以攝齊於袁華郭翼之倫世有青丘則

北郭諸子亦將軒翥其後而俛俛焉以余爲識道之老馬過而問津焉惜乎吾懼其窮也諸子方掉鞅狗壘而陳子爲之職志余雖老耄巢車以望戰塵曳足以觀鼓譟庶幾少作其朝氣耶謹書此而憑軾以俟之

題織簾居唱和冊

杜子美詩云陶潛一老翁聞道苦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及其晚年居蜀喜宗文宗武誦詩入學歡喜吟賞累見於詩有子賢愚何嘗不掛懷抱也東坡云軾窮困本緣文字在海外見邁文字一篇輒數日喜今觀織簾父子唱和之詩去之十餘年旁觀者尤爲動色而况其父子之間乎聊書其後以見古人之意亦庸以勵兒曹也

題介立詩

昔人云僧詩忌蔬筍氣余謂惟不脫蔬筍氣乃爲本色惟清惟



寒亦玄亦淡如佛言食蜜中邊皆甜此其蔬筍氣天然禪悅之  
味也且公詩託寄孤高屬意清切庶幾道人本色不失蔬筍風  
味余讀而深嘆之唐僧之詩各有原本贊寧稱杼山之詩謂文  
人結習深重故以詩句率勸令入佛智此畫詩之本領也且公  
從文字因緣深入佛智作詩如華嚴樓閣彈指皆啓豈以一章  
半偈爲能事乎他日以今之且配古之畫何爲不可峨嵋老衲  
徹修題

題鶴如書卷

洞聞長老爲紫柏憨山上首弟子坐破山道場說自在法頻申  
婆和而逝鶴如禪師愍公爲其再世嫡孫親承巾餅妙得心印  
顧不肯坐曲盞床開堂豎拂和光匿影虛已酌物以撐柱叢林  
稟持清規爲能事天寒歲儉齋廚蕭然法筵清衆鐘魚不改莊  
嚴像設殿無凝塵灑掃階除院無宿艸禪誦之暇焚香滌硯賈

其餘閒作爲歌詩與詞人詩僧擊鉢刻燭往復酬和其言藹如也詩成持一卷求正於余而余謂之曰子知夫鶴乎是仙家之騏驥羽族之介鳥也以喻於子如子之孤迥潔白抖擻而離俗也其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也以喻於子之詩如其清吟靜嘯警露而暎空也其鳴於在陰而其子和也以喻於子之友聲如其琴心三疊一唱而三嘆也吾向者以鶴示子今其有徵矣乎我聞彌陀佛國有諸衆鳥晝夜六時宣說妙法而白鶴居其首今子學世間詩說世出世間法假宮商之調演根力微妙之音鶴以音聲說法子以詩句說法又安知子之非鶴而鶴之非子乎鶴如踴躍歡喜合十而言曰驅鳥之歲夫子以鶴如字我今乃知夫子之記我也此山中林木池沼宛然西方公若肯來用迦陵仙音說法某得如五百鶴衆聞一偈而解脫則大幸矣請書之以爲券

文淵題山曉上座嘯堂詩

今之緇流多喜爲詩或排列華要如千佛名經或摭拾偈頌如  
戲場科譚每一觸目輒爲赤眚滿眼頃見天童曉上座詩體清  
心遠恬虛樂古居然衲衣本色也余愛韓退之詩清曉卷書坐  
南山見高稜此二語殆爲山曉寫照其詩亦彷彿示之杼山不  
云乎隳名之人萬慮都盡強留詩道以樂性情蓋由警起餘塵  
未泯豈有健羨於其間哉上座能了此義月下風前么弦孤韻  
色天清迴花漏滴瀝詩當益工禪心當益妙以此爲今之緇流  
藥其塵垢而療其狂易用詩句爲牽勸故知不後於古德也上  
座此行將木陳和尚命請余作天童塔銘余不能如無盡居士  
爲石門點出金剛眼睛卻與點綴詩卷作泥人揩背因緣持歸  
示木老定當爲破顏一笑

題淨土詠懷詩

楚石碻公作西齋淨土詩備陳樂邦之妙使人如聞迦陵頻伽  
和雅仙音心神熙怡便欲從之西逝巨方上人飽參經論專修  
念佛三昧作淨土詠懷詩名曰蓮券殆亦聞楚石之風而興起  
耶然吾聞楚石示疾時作木馬夜鳴西方日出之偈夢堂呵曰  
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乃厲聲一喝泊然而逝二公孰知樂邦  
道路互執契券正恐霍光將假銀城典與單于未有人作保在  
巨公以爲何如

南來堂拾稿題詞

余嘗謂古今禪講諸師文集行世者絕少以賢首一家徵之帝  
心惟法界觀門一書而已賢首惟教義還源觀金師子章而已  
清涼圭峰著述弘多皆無文集行世古人之指意以爲後五百  
歲弘宗扶教其綱要在於闡揚法界廓清教海而駢枝儷葉之  
文固不足爲有無也未法陵遲雪浪崛起東南人謂窺基再來

雪浪工於講演解粘釋縛言語妙天下顧不肯著書雪浪之後再傳爲巢兩蒼汰法席最盛而四公者皆後先順世矣蒼老之孫行敏掇拾其遺文頂禮悲泣乞余一言以流通於世余謂蒼老之於法門深心誓願泐金石而度河沙者在與汰師互演大鈔然雜華法門千年垂絕之燈此蓋清涼現龍之分身蜿蜒青冥百千數變之一耳其應世酬物取次點染之文如龍之片甲如麟之一鬣固不足以爲有無而人亦不必比量其工拙也行敏思表著乃祖緒言如此其篤摯而落木居士又爲評定其什一則順其意而流通亦無不可者佛言如拆金杖金體不殊蒼老之文固不可以爲是金杖之全也抑豈可以爲是拆金之杖而非金也耶亦在乎善取之而已矣

題鶴如禪師像贊

蒲團趺坐雪頂霜髭具四威儀居然大師昔我邁爾年方驅烏

字以鶴如皎潔僧雖我觀是身刹那不住童髦觀河無有是處  
身外之身山光潭影笑彼癡猿見月在井

書汰如法師塔銘後

余爲汰如法師塔銘蒼雪徹師之請據其行狀而作也後十  
餘年汰如高足含光渠公來告我曰有人議先師塔銘寥寥數  
言不足以稱道德業願奮筆改定渠以爲不若仍請於公取次  
增潤不獨於先師有光亦聊以塞謠詠之口也余唯唯曰吾文  
燕陋多矣敢不惟命繙經少間取舊稿及新所撰述循覽反覆  
啞然而笑曰彼何人哉殆歐陽子論尹師魯墓誌所謂世之無  
識者也凡誌浮屠師者有三一曰授受師資係法脈齧節則書  
二曰講演經論係教海關鍵則書三曰道場住持係人天眼目  
則書舍是無書焉余之銘汰師也先書其行履次書其講演後  
書其歸宿於蒼師之狀無溢詞焉用古法也書行履曰隨兩師

住鐵山繼師住中峰既而說法於杭之臯亭吳之華山白門之  
長干寺軍持杖錫至止略具足矣必欲補書曰以何年往某處  
以何夢兆住某山甲乙編次古無是也法師應期必有檀越啓  
請四衆圍繞必欲詳書曰某宰官致書某宰官護持某捐貲供  
養某具舟津送古德住五山十刹猶唾棄爲挂名官府如有戶  
籍之民而今之津津利養者何也書講演則莫重乎創講大鈔  
與蒼師踐更法席故次及之書歸宿則莫要乎臨行怡然惟自  
念言心不知法法不知心直如談倦欲息聲息旋微故又次及  
之末復引據蒼師之論謂師事業福德未能如古人亦未可與  
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此蒼師之直言也亦實語也所  
謂古人者杜順賢首清涼之流謂師不如古人非抑之也雖未  
能如古人而其戒力見地已迴絕乎世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  
者則已橫截末流如驤獨跳不可謂非揚之至也然而師之生

平以華嚴爲大宗以講演大鈔爲弘願法席有終此願無已故  
余爲之銘也然則師之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席其可以  
爲未終乎其所以藏往願啓後緣贊歎而唱導者其亦可謂深  
切著明已矣謂未足稱道德業者何也文不載嗣法弟子此蒼  
師之略非余過也張說大通碑不載普寂義福王維大鑒銘不  
載南岳青原古人亦有之矣添亦無善勉狗而添之可也其最  
可嗤者不言余文之不工而譏其寥寥數言無以稱道德業然  
則稱道人之德業必連篇累牘更僕羅縷而後爲愉快勝任乎  
黃魯直陸務觀爲高僧塔銘多寥寥數言亦將買菜求益乎行  
船之順風聽衆之擠壓僧徒老少之寒暄叢林交單之誣諉鄙  
猥瑣碎咸將一一書之拈花因緣出於大梵天王經特因爲博  
聞證據得毋令善星比丘掩口而笑乎歐陽公有言世之無識  
者不考文之重輕但責言之多少夫已氏尙不讀歐文每責其



他僧家不諳外教不知古文法則以欲推崇其師而妄爲無識者所撼不直則道不見故不敢不以正告也余爲此言不獨以告汰師之徒亦欲後之銘浮屠者知有所謂古法而從事也

又書汰如塔銘後

崇禎十二年汰如河法師講大鈔於華山開講日天池石鼓有聲四衆咸有喜色師蹙然曰識有之石鼓鳴吳中兵今江淮多警豈宜有是一期講畢白鶴數十飛鳴盤舞咸以爲講演之瑞師正色曰來鶴之事道家有之非吾佛法所重也坐上爲之斂容石鼓主兵所在多有吾往習道家科儀醮壇煉度結旛召鶴道流以爲固然良不足異師之言信也余往撰塔銘據蒼老行狀略書其事戊戌冬毛子晉過村莊備道其親聞於講席者乃知此師深心淵識具正法眼迴絕於流俗若此謹書之以補前志之闕余嘗有詩贈講師云誰拈齏蚤家常話忽漫天花下講

臺意亦如此

覺浪和尚天界初錄題詞

余下根鈍器衰老失學每見世間文字及諸方語錄堆牀積案  
便眼昏頭運不能開卷每拈懶瓚語那有閒工夫替俗人拭鼻  
涕耶然每於燈殘月落夢回寤醒先佛古師一二染神尅骨語  
句影略逗漏時時落齒牙喉吻中如小兒弄語時婆婆和和有  
人詰之茫然不能置答有掩口一笑耳與覺浪和尚相聞十餘  
年始得把臂不交一語頓覺心腑清涼輒申筆爲文以贈頃又  
見其天界初會語是三十年前與焦弱侯諸先生聚首提唱者  
也迄今藏素篋笥未有人著語而公之上首鶴溪猥以見屬每  
欲下筆輒作婆婆和和狀是又可一笑也嘗聞長者言本朝禪  
門自碻楚石泐李潭後一燈迢然而愍大師盛稱壽昌無明此  
爲法眼圓明振起末俗今浪老實壽昌的骨子孫建大法幢獅

弦繼響讀斯語者有以洞見其提挈綱要照用遮奪之機無以斯世顛預籠統冬瓜瓠子之印同類而舉揚之庶不爲延津刻舟之人所竊笑也昔吾愍師贊壽昌之像曰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博山見之以爲知壽昌之深無如愍師也今吾幸於暮年得見浪老相與敲空作響無舌而談善財童子登妙峯頂不見德雲比丘及見德雲乃在別峯之上蓋余與浪老所謂千里遙相見者如此鶴溪以爲然否

題易箋

文王明夷則君可知矣仲尼旅人則世可知矣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閻齋先生遭喪亂之餘晚而好易其於屯之初九六二復之上九益之六三既濟之九五極深而研幾恫乎其有餘悲也愀乎恤乎其猶有餘思也讀者觀而玩之文王仲尼之易於明夷屯難之中思過半矣宋有謝石者以拆字術忤權倖編

管山中遇異人工斯術者拜而問之其人曰子以字爲字吾以身爲字也余再蒙大難思文明柔順之義自名爲蒙叟讀閻齋易箋竊有謝石之愧焉書以識之

遵王絕句跋語

斷句詩神情軒舉興會絡繹頗似陸魯望自遣三十首殊非今人格調良可喜也多讀書厚養氣深造而自得之如魯望所謂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卒造平淡而後已吾有厚望焉仲文之賦湘瑟思公之繼玉臺錢後風流庶幾再覩吾老矣當泚筆以俟之

題菊語

屈子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殞秋菊之落英蓋其遭時鞠窮衆芳蕪穢不欲與雞鶩爭食舖糟啜醢故以飲蘭殞菊自况其懷沙抱石之志決矣悠悠千載惟陶翁知之其詩曰秋菊有佳

色裊露啜其英飲酒荆軻諸篇撫已悼世往往相發曹子桓送菊鍾繇謂感時遲暮謹送一束以助彭老之術此非知屈子者也橋李呂翁天遺性好蒔菊自謂有菊癖述樹藝栽植之法爲菊譜一卷聞翁爲故相文懿公之後避世墻東製荷衣戴籜冠其斯世遺民悠然在南山東籬之間者與抑亦飲蘭殞菊有靈均之志與嗟乎人世榮華勢燄如風花烟草昔者東陵侯今爲種瓜人故相之子於今爲庶能以種菊自老賢於金張七葉多矣他日訪呂翁之菊譜安知不以爲青門之阡陌乎

題丁菡生自家話

樊遲在洙泗間以從遊善問稱左氏記其與齊人戰三刻踰溝之事蓋孔門高明廣大英偉之儒也旣而請學農圃收斂其精華果銳之氣象歸於真實夫子目爲小人猶佛家之所謂小乘云耳而儒者以麤鄙近利訶之豈不陋哉陳述古好談禪以東

坡所言爲淺陋坡語之曰公之所言譬如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公終日說龍肉不若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今世學禪者鏤影劃空金剛圈栗棘蓬葛藤滿紙菌生自家話近裏着已語皆實際豈時人所談皆述古之龍肉而菌生所學乃東坡之猪肉耶一以爲粗鄙一以爲淺陋下士聞之大笑彼以爲塵垢糠粃而我則以爲妙道也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有具眼者莫將菌生話頭蹉過恐不如趙州僧玄殺便終日坐飯籬邊餓殺也

題丁菌生藏余尺牘小冊

戊子歲訟繫南都從丁菌生借書往返促數菌生輯余手簡成二小冊標背裝褫鄭重精緻余既不工書小簡語尤潦草見之慙惶便欲攙付水火然深愧其意縮瑟而止昔人言北宋諸老

書問修整無一漫筆獨王荆公不爾觀其筆札一往似忙迫時所爲朱子譏之曰人生那得有如許忙時耶余文章名位不能望荆公什一獨此一病彷彿相似常舉以語人輒爲一笑老友程孟陽每正色曰荆公病痛弘多此特其小小者然亦不願兄效之也頃閱米元章書史云荆公少時書學楊凝式元豐六年始識公於鍾山談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此等字方知荆公墨妙如此余雖欲援公以自解免其將能乎令孟陽而在亦將拊掌揶揄笑前言之過許也茵生寄册子索題遂喜而歸之囑其貯諸篋笥爲我藏拙流傳家塾存吾兩家故事雖然恐他時賢子弟仍不免哄堂一笑耳

余采本朝詩數從茵生借書今詩集已行世鴻儒鉅公交口傳誦雞林使人每從燕市購取三百年風雅未墜於地茵生有助焉集中小傳略具評隲平心虛已不敢任臆雌雄舉手上下如

王長公桑梓先輩童稚欽挹所謂晚年定論者皆取其遺文緒言證明詮表未嘗增潤一字李空同之剽畧同時諸老嘖有煩言非吾樹的也間有論著排序嚴羽卿劉辰翁高廷禮之儔疏淪源流翦雜繆種寸心得失與古人質成於千載之上聲塵迢然與一二時流何與而反唇相向乎有夢與人搏而負者且而求敵於衢日暮不得飢疲而後反斯人也其將終尋夢中之搏乎抑亦將日暮而反乎吾知其不與同夢而已歐陽公宋之大人君子也作尹師魯墓誌憤時人之訛評盛氣怒色見於文辭有豈惜小子之言余學佛人也彼是兩行如微風之過蕭頌之而已客方盱衡來告而菌生以小簡索題遂書其語以畱菌生菌生不應卷册子入袖去

書東坡延州來季子贊後

春秋魯哀公十年冬吳延州季子救陳杜氏注曰壽夢以襄十



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  
今蓋九十餘蘇子亦曰能以國讓聞於諸侯則非童子考公羊  
傳季子同母者四八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爲君古  
者二十曰弱冠諸侯十五而冠季子爲諸侯之子當二十而冠  
傳曰弱而才則二十也左傳諸樊既除喪讓位季札吳人固立  
季札遂棄其室而畊乃舍之曰棄其室而耕則既有室家殆是  
壯年非弱冠矣季子讓國之年定在二十以上當救陳時踰九  
望百杜氏謂年十五六及九十餘猶未核也公子光謀弒王僚  
謂鱗設諸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之能廢立光也季子  
謂光曰爾殺吾兄我又殺爾是兄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是季  
子之能殺光也夫差阻兵上國暴骨如莽季子將兵出境專命  
罷兵夫差不敢片言誰何季子非有所鯁避蓋知其必亡而不  
諫也蘇子謂夫差不道殺子胥如一皂隸使季子畏而不敢言

猶淺之乎視季子也蘇子考季子之卒不書於春秋又謂其化去不死春秋外大夫例不書卒無可援據左氏傳記外大夫之卒詳矣當哀公時魯與吳師旅婚姻聘問交錯季子卒當如陳莊子之赴魯傳安得不書其不書則未卒也左氏敘事信鬼而略仙弦高仙去不書王子晉上賓不書萇弘化碧不書范蠡去越不書吾謂季子退師之後亡國之前非遁去卽仙去故左氏闕而不書也或曰季子墓今在延陵十字之碑流傳金石蘇子安得而蔽諸曰子信以爲神仙無墓耶軒轅上昇穆滿登格衣冠之藏不具在耶季子聘魯觀樂在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八歲昭二十七年聘於上國適齊而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年三十八去魯適齊往觀其葬實惟此時救陳之後六年而孔子卒六年之中孔子終老洙泗未嘗適吳彼十字碑者誰題之而誰證之耶庚子中秋□□日謙益書□□

記雲間鳳凰山修復三星堂事

世宗肅皇帝賜福祿壽三星畫像爲故少師華亭徐文貞公稱壽文貞公築堂於鳳凰山之麓藏弄尊奉不徒榮君之賜實以徼福假靈於上帝爲國家億萬斯年祈天永命甚盛舉也歲久而堂圯文貞之曾孫致遠延僧別山修復堂宇供奉佛像而別構樓閣以崇賜像是舉也明彰君恩冥資佛力上徵國憲下述祖德一舉而四善備焉詩不云乎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百世之仁也若我昭代祖功宗德執金輪以御世殆將與恆沙塵劫傳之無窮豈徒豐芑百世而已世之臣子登斯堂陟斯閣也棖桷相望像設有嚴雲旗霓旌恍惚在御其有不肅然而興愾然而嘆者乎堂成之日謙益薄游雲間謹書其事以諗於來游來觀者後千百年共拱護之俾勿壞歲在丙申陽月九日舊史官虞山謙益拜手謹書

書沈節母事

吳江沈民有母王氏夫亡自誓事姑育子茹荼飲泣者四十有七年戊戌季冬自知時至堅坐念佛泊然而逝一時開士縉紳爲之傳敍余觀之悚然不覺合掌讚歎客有問曰媪孤貧苦節終身黽勉未聞修持淨業云何何以臨行得力如是余曰節婦沒齒守節只此一心臨行念佛亦止一心自心取自心如燈取影雖未嘗喃喃念佛已了了見佛身臨行自應見佛接引何疑之有昔有村媪問人持咒黠者教持天地玄黃誦信不疑有人語之此給汝也則大怒持之益堅每誦一句投一豆於瓶中豆輒躍起尺許久之無疾西向吉祥而逝此媪誤持天地玄黃尙得善果沈母以堅貞因得清淨果又復何疑於世法中爲寡嫠高行卽於出世法中爲往生善女人余故謹而書之爲念佛法門中立一榜樣也

呂留侯字說

崇德呂子留良請更其字於余余字之曰留侯昔者司馬長卿  
慕藺相如之爲人名曰相如長卿之爲詞賦合綦組列錦繡顧  
能希風折節自附於藺相如可謂有志矣其生平馳逐於富貴  
功名晚而自託慢世所慕於藺相如者徒以名而已矣呂子起  
家布衣足跡不出閭里非有如子房五世相韓破產結客東見  
倉海君震動天地之事今呂子名曰留良則已兼子房之名與  
號而有之余又字之曰留侯呂子之於子房何啻長卿之慕相  
如而已乎吾每讀李太白詩至下邳懷古之篇輒爲流連感歎  
沉冥杯酒能以片言脫郭令定天寶中興之業張良未遂赤松  
志橋邊黃石知我心宜其落落自負如此也呂子搖筆爲歌詩  
師承太白其於子房固有曠世而相感者余之更其字也竊有  
望焉蘇子言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余老矣江左習氣所餘

無幾而邇年好談子房甚於季札爲呂子更字中心癢癢然恐不得一當也作留侯字說以贈呂子俾其藏之篋衍須余言之有徵也而後出之

黃扶木字說

餘姚黃子宗炎字晦木余爲改字曰扶木按山海經大荒之中有谷曰溫源谷上有扶木柱三百里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郭弘農曰溫源卽湯谷也扶桑在上言日交會相代也海內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曰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上枝大荒經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有次第迭出運照也孔子明天無二日者語其象禹明天有十日者語其次以人代言之炎漢十世而光武中興十世其下枝之九日與光武其上枝之一日與天寶幸蜀而靈武收京

天寶其方至之一日與靈武其方出之一日與黃子抱膝長吟  
精思古今剝復之會其有以辨此矣扶木柱三百里柱者高也  
有扶之象焉人言虞淵浴日不知東南海外有女子名曰羲和  
方浴日於甘淵此女子過丈夫遠矣寧戚之歌曰長夜漫漫何  
時旦此非吾所期於黃子也

福先五子字辭

從孫福先生五丈夫子娟好豐下蘭茁蕤蕤筮而得五卦命名  
以此醮於宗老先冠而字宗老曰咨爰具訓於蒙士咨汝象升  
字曰爾階升之六五貞吉升階進修允升歷級望厓有梯有墜  
勿越勿乖升而不已困其汝偕母驚合抱而眇端倪譬種樹於  
空中就抽枝而長莖故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南行有慶  
則惟汝懷咨汝象晉字曰爾介晉之六二受茲介福汝有王母  
宜爾嘏祝履貞立誠戒慎蹴踏晉如愁如天祐斯篤鶴鳴子和

中孚有告康侯用錫乃大明復不中不正德車脫輹碩鼠之厲  
汝惟蕃哉咨汝象蒙字曰爾克九二包蒙子用克家五爲君爲  
父蒙之主耶二以剛接柔其應孔嘉曙戒勿怠克荷菑畚南山  
喬梓其則不遐妻子風雨僕妾鼠鴉勿遠陽實昵彼陰衰童蒙  
之求戒汝勿夸咨汝象臨字曰爾敦敦臨之吉上六有聞處坤  
斯極陰陽脞喧惟敦惟厚二陽永存母漓爾朴母漉爾淳蚤服  
重積固其天根嗟彼纖兒梔貌蠟言渾沌已死拏攫游魂敦臨  
之象效法厚坤在臨在復誨爾諄諄咨汝象鼎字曰爾實惟鼎  
有實享帝養賢黃耳之中受彼玉鉉雉膏不食足折趾顛實之  
不存名安傳焉聖賢往矣法象歷然溫故知新烹飪常鮮黃中  
通理鼎實乃全母謀大烹而忘粥飪於乎五子敬哉勗哉升以  
進德晉以受福蒙以養正臨以敦復鼎有美實叶我鼎足觀象  
玩占亢宗保族有稱有誠我言維服先民有言曰物備矣志在



子尙克念我先王之覆露我後人而冀除汝之墻屋已亥秋日  
錢後人謙益醜沐敬書

遵王四子字序

遵王以辛丑二月五日舉第四子是日燕余於述古堂佳氣充  
閎殊有抱送之喜今年周歲大設晬盤之會請余名其四子頃  
者吉州施偉長謁臨海先廟觀周成王饗彭祖三事鼎鼎足篆  
東澗二字蓋周家卜雒時欵識也余老耄不忘先烈遂自號東  
澗遺老因竊取其義以名四子曰東夏字思祚曰東鎮字思烈  
曰東漢字思光曰東表字思勳宋宣猷公序先王謨烈曰世祚  
東夏咸有烈光奉國歸忠勳蓋羣后固已刻之彝器載在令甲  
今吾所以命四子惟宣猷傳芳之文是則是述四子念哉公侯  
之後必復其始周鼎具在魯寶未失夫豈曰文武成康之伯猶  
多而不獲是分也哉允文允武此眉山表忠之刻辭與帶礪俱

永非余宗老之私言也

茶供說贈朱汝圭

子羽來告我曰正德間婁江朱大經明醫好種菊唐伯虎高其人作菊隱記菊隱之子雅筠及孫汝圭世爲逸人汝圭精於茶事謀於翼曰祖以菊隱余將以茶隱今之通人能爲我授記茶隱如伯虎者誰乎子爲我請虞山老人證明其說願歲歲採渚山青芽爲虞山老人作供夫子亦笑而許之乎未幾汝圭持子羽書侑貢苻以請余語之曰菊與茶皆草木之英異者也自屈平已云餐秋菊之落英其後乃大顯於靖節而茶之名頗晚出迨於唐乃著於鴻漸又新之書杼山玉川之詩以臭味言之是二者伯虎所謂草木中之君子也以時世考之菊先而茶後菊其祖也茶則其孫也雖微伯虎孰得而掩諸隱士之星爲少微少微之光常指東南而東南之人無以應也范希文曰萬象森

然中安知其無茶星今將指茶星爲少微以實希文之言斯世  
而有伯虎也其必爲嗑笑已矣雖然吾則有諗於子吾觀楞嚴  
壇中設供取白牛乳砂糖純蜜之類奉佛及諸大菩薩西土沙  
門婆羅門以葡萄甘蔗漿爲上供未有以茶供者考其風土棗  
栗棹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往往間植茶非其所產故也陸鴻  
漸長於苾芻者也杼山禪伯也鴻漸茶經不云奉佛杼山飲茶  
歌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亦不云供佛西土以貫花然  
香供佛皆上妙殊勝此土不聞其名此土有而彼無者茶耳不  
以作供斯亦四事供養之缺典也天人言人中臭氣上熏於天  
四萬餘里此土產茶如伊蘭叢中產牛頭旃檀天寶私之假以  
辟除惡臭導迎妙氣也汝圭益精心治辦茶事金芽素瓷清淨  
供佛他生受報往生香國以諸妙香而作佛事豈但如丹丘羽  
人飲茶生羽翼而已李太白言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

於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今余不敢當汝圭茶供勸請以茶供佛後之精茶道者以採茶供佛爲佛事則自余之諗汝圭始作茶供說以贈

書黃正義扇

三代以降人才莫盛於三國三國之主皆名士也蘇子瞻每唾罵曹公以爲視操如鬼及其出官於黃夜游赤壁則賦之曰釃酒臨江橫槩賦詩此固一世之雄也蓋亦爲之慨然太息企慕以爲不可及故曰孫劉相顯曹公相隱善相者至於發聲大哭則三分割據屬此三人天下之人皆能指而目之矣有三主者鼎足而起則其臣亦玄感而應之讀三國名臣贊吳蜀之士殆與兩漢同風非偶然也典午以後宇宙之劈裂凡三降而爲五胡又降而爲五代戎翟盜賊交竊神器求其衣冠文物之似不可得矣而況於所謂名士者乎耶律德光升殿會朝語羣臣曰

我亦人也。可勿懼言之。可悲可憫。至此極矣。而禍所由來。則自世之無名士。始世無名士。則上無孫劉之主。下無管葛之佐。神州陸沉。而天地或幾於熄矣。余老廢歸於空門。願作不求名比丘。然未嘗不願斯世有名士也。餘姚黃子正義。忠端之孫。太冲之子。非聊爾人也。奉其父叔之命。過余而請益。余爲書所誦。慕於三國者。以廣其志。

書羅近溪記張賓事

盱江羅汝芳雜記云。關西康德涵扶乩下神。神批云。我張右侯也。問右侯爲誰。曰。君不讀晉載記乎。我石氏輔張賓也。吾少有大志。自期佐眞主定天下。不幸失身。僞朝言聽計從。封爲右侯。自愧功名不如管樂。每與橫林子中夜歎息。未嘗不涕泗橫流也。問橫林子爲誰。曰。苻氏相王猛也。與吾竝事僞主。各負感憤。至今鬱鬱。鬼錄汝芳萬曆間名儒。所謂近溪先生者也。斯言得

之同年王中丞爲德涵鄉人而申論之曰千載之下豪傑尙抱  
終天之恨吾儕幸生盛世其可不勉當是時歎塞互市三垂晏  
然不知近溪何爲而發此論余竊怪之又常觀劉聰子約暴亡  
而蘇言見元海於不周之山經五日從至崑崙三日後還不周  
見諸王公卿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以賓猛  
之靈爽其歿也豈無蒙珠離國可以栖託而幽沉鬼錄若是憊  
歎抑亦有其地而不樂居聰子以爲崑崙樂國而彼自以爲幽  
都九關與抑亦諸人所居亦有如所謂蒙珠離國者自有國土  
自有君臣終不獲與華夏管樂之儔比肩陟降與不然何其謀  
略展於當時勳德著乎殊俗而魂魄私恨無窮歷百代未暝也  
嗚呼孟孫景略趙魏之英賓希子房猛儼孔明風高月滿佐命  
告成名飛八部魂羈九京失身羶潼遺恨丹青戴記悠悠鬼錄  
冥冥關塞月黑風淒哭聲約夢則妖乩告有靈近溪子之戒其

可不懲

書柳敬亭册子

太史公滑稽傳曰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吾觀漢人孫叔敖碑文言楚王置酒召客優孟前舉酒爲壽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其中楚王欲立爲相歸而謀諸其妻爲言廉吏不可爲孫叔敖之子貧賤負薪爲之歌辭以感動楚王復封其子此蓋優孟登場扮演自笑自說如金元院本今人彈說之類耳而太史公敘述則如真有其事不露首尾使後世縱觀而自得之此亦太史公之滑稽也嗟乎孫叔敖相楚之烈自若敖蚡冒革銘藍縷之後於荆尸無兩一旦身死其子貧賤負薪楚之列卿大夫無一人爲楚王言者而寢丘之封乃出於一優人之口則卿大夫之不足恃賴而優人之不當鄙夷也自古已然矣雖然孫叔敖之身後而優孟可以屬其子假令優孟而窮且無後也

楚國之人豈復有一優孟爲之搖頭而歌者乎士大夫恬不知愧顧用是訾訾優孟以爲莫已若也斯可爲一喟已矣柳生敬亭今之優孟也長身疎髯談笑風生甫齒牙樹頤頰奮袂以登王侯卿相之座往往於刀山血路骨撐肉薄之時一言導歎片語解頤爲人排難解紛生死肉骨今老且耄矣猶然掉三寸舌齟口四方負薪之子溘死逆旅旅櫬蕭然不能返葬傷哉貧也優孟之後更無優孟敬亭之外寧有敬亭此吾所以深爲天下士大夫媿也三山居士吳門之義人獨引爲己責謀卜地以葬其子并爲敬亭營兆域焉延陵羸博之義伯鸞高俠之風庶幾兼之余謂梁氏生賃伯通之廡死旁要離之墓今謀其死而不謀其生可乎平陵七尺玉川數間故當並營不應偏舉敬亭曰此非三山隻手所能辦也士大夫之賢者吾侍焉游焉章甫韎韋之有聞者吾交焉友焉閭巷之輕俠裘馬之少年輕死重氣



骨騰肉飛者吾兄事焉或弟畜焉生數椽而死一坏終不令敬  
亭烏鵲無依而烏鳶得食也某不願開口向人惟明公以一言  
先之余笑曰太史公記孟嘗君客鷄鳴狗盜信陵君從屠狗賣  
漿博徒游生之所稱引者冶游則陸博蹴鞠之流豪放則椎埋  
臂鷹之侶富厚則駟駿洗削之類其人多重然諾好施與豈齷  
齷關茸兩手據一錢惟恐失者要離縛諸春秋時吳門市兒也  
豈可與裒衣博帶大冠如箕者比長而較短哉子姑以吾言號  
於吳市吳市之人有能投袂奮臂感慨而相命者吾知其人之  
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子當次第記之他日吾將按籍而從游  
焉

書捨田冊子

里中顧善士伯永辛勤拮据治生創業家產不過數千金而能  
捐捨三百畝歸諸招提供佛及僧爲懺罪植福之計斯可謂甚

難希有者矣昔年西天戒日王積集財寶於兩河間立大會場  
五年一大施已成五會欲作第六會請玄奘大師隨喜會成踴  
躍歡喜合掌告法師曰某積此財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  
貯福田中可謂入藏矣逝多太子曰佛爲福田宜植善種今善  
士施田三百畝一錐一粒皆堅牢入藏中又以此田爲子孫植  
善根卽子孫之福田也由此觀之世之擁帑藏據膏腴不肯發  
心布施者斯真婁人窮子身無半分家無寸土又率其子孫生  
生世世爲婁人窮子者也吾於斯舉深爲善士慶又深爲善士  
之子孫慶也